

东周列国志

第二函
十二册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三

白下蔡 昇元放甫平黠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藝

魏相明知秦爲仇敵之國而概然請往以求醫可謂忠義之士
至以大義責秦桓言詞正大而明晰卒以得請則又其才之過
人也

晉臣國主君之疾欲覓高醫不憚宛轉于仇敵之國以求致之
具見忠愛之甚高醫至而疾果不可爲斯可委之于數矣然亦
必醫者之言果能真知確見斯臣子之心可以無憾也令人自
旣不能知醫于君父有疾又不慎加選擇乃聽之庸醫之手輕

者加重重者致危乃委之于命數爲不可救可悲可嘆

晉楚講和自是大事子側楚之司馬亦是大臣子重乃不使之與議亦有不是但南北構兵生民塗炭久矣幸而講和非獨兩國生民之福其關係于天下者甚大已不與議縱爲無功獨不享其利乎子側乃以爭功之故逞嫉妒之心背盟而構難其罪大矣後幸以鄢陵之役兵敗自縊雖出子重報怨之心然楚子止之而不及則亦有天道存于其間也

鄢陵之役士燮不欲勝楚以爲外寧必有內憂固是老成之見然以事勢而論却不盡然楚人歷稱強橫中國久苦其憑陵雖以齊桓之賢謀之數十年而竟不能制幸有城濮一戰始挫其鋒中國得以稍安然其心固未嘗一日相忘也及晉師敗郟之後楚之肆橫如故矣中國之能與楚抗者惟晉而已若又讓之

否則楚人必將更進而無已諸侯見晉之不能庇已亦將離心是
時未必能有儆于君心而已先失累世經營之伯業未可以爲良
公圖也况不賢之君雖有外懼亦豈足以正其邪心乎與其內外
皆俱敗又不如且圖攘外徐思安內至外以攘而無安內之策則
果自是執政之不善爲謀豈可以攘外爲過耶

話詔景公被蓬頭大鬼所擊口吐鮮血悶倒在地內侍扶入內寢

良从方醒羣臣皆不樂而散景公遂病不能起左右或言桑門大巫

巫者居老白日見鬼與鬼爲鄰自於桑門然活得不久盍往召之桑門大巫奉圖侯之召

甫入寢門便言有鬼景公問鬼狀何如大巫對曰蓬頭披髮身長丈

餘以手拍脅其色甚怒景公曰巫言與寡人所見正合言寡人枉殺

其子孫不知此何鬼也大巫曰先世有功之臣其子孫被禍最慘者

是也景公愕然曰莫非趙氏之祖乎屠岸賈在勞大鬼却是不打他却是何故卽奏

曰巫者乃趙盾門客故借端為趙氏訟冤吾君不可聽信便該問他據你說來

却是景公嘿然良久又問曰鬼可禳否大巫曰怒甚禳之無益景公

曰然則寡人大限何如大巫曰小人盲死直言恐君之疾不能嘗新

麥也只說見鬼罷了屠岸賈曰麥熟只在月內君雖病精神猶旺何

至如此若主公得嘗新麥汝當死罪不條景公發落此之使出大巫

去後景公病愈深晉國醫生入視不識其症不敢下藥不識其症便不敢下藥

算好醫生今日醫生只圖騙人家錢分銀大夫魏錡之子魏相言于

眾曰吾聞秦有名醫二人高和高和得傳授扁鵲能達陰陽之理

善攻內外之症見為秦國太醫不知此二人招牌上有扁鵲師傳太醫院字樣否可笑欲治主

公之病非此人不可盍往請之眾曰秦乃吾之仇國豈肯遣良醫以

救吾君哉魏相伯曰恤患分災鄰國之美事某雖不才願掉三寸之

舌必得名醫來晉眾曰如此則舉朝皆拜子之賜矣魏相即日東裝

馳輅車星夜往秦桓公問其來意魏相奏曰寡君不幸而沾狂病

聞上國有良醫和緩有起死回生之術臣特來敦請以救寡君桓公

曰晉國無理屢敗我兵吾國雖有良醫豈救汝君哉魏相正色曰明

公之言差矣夫秦晉比鄰之國故我獻公與爾穆公結婚定好世世

相親爾穆公始納惠公復有韓原之來戰繼納友公又有汜南之背

盟國卿之役秦軍汜南從燭武之說背晉先歸不終其好皆爾為之文公卽世穆公又過

聽孟明欺我寡公之幼弱師出崤山襲我屬國自取敗衄我獲三帥

赦而不誅旋違誓言奪我王官靈康之世我一侵崇爾卽伐晉及我

景公問罪于秦明公又遣杜回興救秦之師敗不知懲勝不知止棄

好尋仇莫不秦明公試思秦犯秦平秦犯秦乎今寡君有負茲茲

也諸侯有痛博負茲之憂欲借針砭於高鄰諸臣皆曰秦絕我甚必不許臣曰

不然秦君屢舉不當安知不悔於厥心此行也將假國手以修先君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三 三

之舊好明公若不許則諸臣之料者中矣是說人先已料之夫鄰有

恤患之誼而明公廢之醫有活人之心而明公背之竊為明公不取

也又以道理責之桓公見魏相言辭慷慨分割詳明不覺起敬曰

大夫以正見責寡人敢不聽教即召太醫高緩往魏相謝恩遂與

高緩同出雍州星夜望新絳而來有詩為証

婚媾于今作寇仇 幸災樂禍是良謀

若非魏相瀾翻舌 安得名醫到絳州

時景公病甚危篤日夜望醫不至忽夢有二豎子從己鼻中跳

出一賢曰秦高緩乃當世之名醫彼若至用藥我等必然被傷何以

避之又一豎子曰苦在盲荒之上也膏之下也彼能奈我何

哉須臾景公大叫心膈間疼痛坐臥不安少頃魏相引高緩至入宮

診脉畢緩曰此病不可為矣景公曰何故緩對曰此病居盲之上膏

之下既不可以多攻又不可以針達即使用藥之力亦不能及此殆

天命也

古之各醫使鬼怕今之名醫則怕鬼殊可笑也一友曰今人亦有強似古人處能使鬼怕而不怕鬼問之答曰服藥而死

微鬼白然

還怕若放心大胆用藥醫死人豈非不怕鬼乎一笑

景公嘆曰所言正合吾夢真良醫矣

凍各醫言能合夢時下名皆則其言乃在夢中耳

厚其餞送之禮遣歸秦國時有小內侍江

忠伏侍景公辛苦早間不覺入睡夢見背負晉侯飛騰于天上醒來

與左右言之值屠岸賈入宮問疾聞其夢賀景公曰天者陽明病者

陰暗飛騰天上離暗就明君之疾必漸平矣

小人奉承人類多如此

晉侯是日

亦自覺胃膈稍寬聞言甚喜忽報甸人

荆公田者

來獻新麥景公欲嘗之

命養人

主朝膳者

取其半春而屑之爲粥屠岸賈恨桑門大巫言趙氏之

寃乃奏曰前巫者言主公不能食新麥今其言不驗矣可召而示之

景公從其言召桑門大巫入宮使岸賈責之曰新麥在此猶患不能

嘗乎巫者曰尙未可知景公色變岸賈曰小臣咒咀當斬即命左右

牽去大巫嘆曰吾因明于小術以自禍其身豈不悲哉左右獻大巫

之首生平說鬼話太多自然要召殺頭之禍亦笑 恰好饗人將麥粥來獻時日已中矣景

公方欲取嘗忽然腹脹欲泄喚江忠負我登廁纔放下廁一陣心疼

立脚不住墜于廁中江忠顧不得污穢抱他起來氣已絕矣我疑便

素命耳到底不曾嘗新麥屈殺了桑門大巫皆屠岸賈之過也上卿

樂書率百官奉世子州蒲舉哀卽位是為厲公眾議江忠曾夢負公

登天後負公以出于廁正應其夢遂用江忠為殉葬焉卽使應夢何

當時若不言其夢無此禍矣口舌害身不可不慎也因景公為厲

鬼擊死人人多有言趙門冤枉之事者只為樂卻二家都與屠岸賈

交通相善只有一個韓厥孤掌難鳴是以不敢為趙家申冤時宋共

公遣上卿華元行弔于晉兼賀新君因與樂書商議欲合晉之成

免得南北交爭生民塗炭大是好人樂書曰楚未可信也華元曰元

善子子重與齊字可以在任之樂書乃使其功子樂鉞同華元至楚先與

公子嬰齊相見嬰齊見樂鉞年青貌偉問于華元知是中軍元帥之

子欲試其才問曰上國用兵之法何如鉞對曰整又問更有何長鉞

答曰暇嬰齊曰人亂我整人忙我暇何戰不勝二字可謂簡而盡矣

絲此倍加敬重遂引見楚王定議兩國通知守境安民動干戈者鬼

神極之遂訂期爲盟晉士燮楚公子罷共歃血于宋國西門之外

楚司馬公子側自以不佞與議大怒曰南北之不通从矣子重欲

擅合成之功吾必敗之只欲敗他人之功探知巫臣糾合子壽夢

與晉齊宋衛鄭各國大夫會于鍾離今鳳陽府臨淮縣公子側遂說楚王

曰晉嬰通好必有謀楚之情宋鄭俱從楚之字下一空矣共王曰孤

欲伐鄭奈西門之盟何公子側曰宋鄭受盟于楚非一日矣推不顧

盟是以附晉今日之事惟利則進何以盟爲共王乃命公子側伐鄭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三 五

復背晉從楚此周簡王十年事也晉厲公大怒集諸大夫計議伐

時欒書雖則為政而三郤掣權那三郤乃郤鉤克之子郤犇克從弟郤

步士為上軍元帥犇為上軍副將至為新軍副將犇子郤殺至

弟郤乞並為大夫用事伯宗為人正直敢言屢向厲公言郤氏族大

勢盛宜分別賢愚稍抑其權以保全功臣之後厲公不聽三郤根伯

宗八哥遂譖伯宗誘毀朝政厲公信之反殺伯宗所以說如語亦要看地方其子

伯州犁奔楚用為太宰與之謀晉厲公素性驕侈兼好內外嬖幸

甚多外嬖胥童晉克子石甲之孫夷羊五長魚矯匠麗氏等一班少年皆拜

為大夫內嬖美姬愛婢不計其數日事淫樂好諛惡直政事不修

此等豈亦由群臣解體士燮見朝政日非不欲伐師至日不伐

何以求諸侯欒書曰今日失鄭魯宋亦將離心溫季之言

是也楚降將申賁皇亦將伐鄭厲公從其言獨留荀息居守遂親率

大將樂書士變卻錡荀偃韓厥卻至魏錡欒鍼等出車六百乘浩浩

蕩蕩殺奔鄆國一而使卻擊往晉衛各國請兵助戰鄆成公聞晉兵

勢大欲謀出降大夫姚鈞耳曰地福小間于兩大只宜擇一強者

而事之豈可朝晉暮晉而歲歲受兵乎鄆成公曰然則何如鈞耳曰

依臣之見莫如求救于晉至吾與之夾攻大破晉兵可保數年之

安也成公遂遣鈞耳往晉求救晉共王終以西門之盟為嫌背以嫌

還算好人今人滿口賄不欲起兵問于令尹嬰齊嬰齊對曰我實無

信以致晉師又庇晉而與之爭勸民以逞勝不可必不知待之公子

側進曰鄆人不忍肯定是以告急前不救晉今又不救晉是絕歸附

者之望也此處說來却亦有理只臣雖不才願提一旅保駕前往務

要再奏揚指之功大話難則好共王大悅乃拜司馬公子側為中軍

元帥令尹公子嬰齊將左軍右尹公子壬夫將右軍自統親軍兩廣

之眾望北進發來救國日行百里其疾如風早有哨馬報八軍

士變私謂樂書曰君幼不國國事吾僞爲畏而而避之以儼君心使

知戒猶猶可少安即使避楚未必少樂書曰畏避之名書不敢居也

士變退而嘆曰此行得敗爲爲幸不知要傷書多萬一戰勝外寧必有

內憂吾甚懼之時兵兵已過鄢陵令開其府兵不能前進雷雷屯彭

祖岡在鄢陵縣北二十里兩下各安營下寨來曰是六月甲午大盡之日各爲

晦日晦不行兵軍軍不做准准備鼓漏且盡天色猶未大明忽然寨外

喊聲大振守營軍士忙忙來報軍軍直逼本營拚下陣勢樂書大驚

曰彼既壓我軍而陣我軍不能成列交兵恐致不利且堅守營壘待

從容設計以破之詎將紛紛議論有言選銳突陣者有言核兵退後

者時士變之子多旬年纔一十六歲聞眾議不決乃突八中軍擊于

樂書曰元帥患無戰地乎此易事也樂書曰子有何計士曰曰儲命

半把管門軍士于寨內暗暗將竈土盡皆削平井用木板掩蓋不過
半個時辰結陣有餘地矣既成列于軍中決開營壘以爲戰道其
奈我何哉欒書曰井竈乃軍中急務平竈塞井何以爲食旬曰先命
各軍預備乾糧淨水足支一二日俟布陣已定分撥老弱于營後另
作井竈就之詳備穩妥士燮本不欲戰見其子進計大怒如此而不
何以罵曰兵之勝負關係天命汝童子有何知識敢在此搖唇鼓舌
遂拔戈逐之眾將把士燮抱住士旬方能走脫欒書笑曰此童子之
智勝于范孟士燮字孟也乃從士旬之計令各寨多造乾糧然後平
竈掩井擺列陣勢準備來日交兵胡會咏史詩云

軍中列陣本奇謀

士燮抽戈若寇仇

豈是心機遜童子

老成憂國有深籌

我不謂然

却說共王直逼營而陣自謂出其不意軍中必然擾亂却寂然

東周文國志
不見動靜乃問于太宰伯州犂曰晉兵堅壘不動于晉人也必知其

情州犂曰請王登轅車轅音葉樓市之最高者而望之晉王登轅車使州犂立

于其側王問曰晉兵馳騁或左或右者何也州犂對曰召軍吏也王

曰今又羣聚于中軍矣州犂曰合而爲謀也又望曰忽然張幕何故

州犂曰虔告于先君也又望曰今又徹幕矣對曰將發軍令也又望

曰軍中爲何喧譁飛塵不止對曰彼因不得成列將寒井不遽爲戰

地耳又望曰車皆駕馬矣將士升車矣對曰將結陣也又望曰升車

者何以復下對曰將戰而禱神也又望曰中軍勢似甚盛其君在乎

對曰樂范之族夾公而陣不可輕敵也極明白千載而下令人聞之

如見其手曰耳目歷歷紙上是左傳最妙之筆王盡知晉國之情乃戒諭軍中打點來曰

交鋒之事晉之降將苗贗望關越叔子奔晉者亦侍于晉侯之側驪策曰自

令尹孫叔之死軍政無常兩廣精兵久不選損老不堪戰者矣且

左右二帥不相和睦此一戰楚可敗也梅翁有詩云

楚用州犁本晉良

晉人用楚是黃皇

人才難得須珍重

莫把謀臣借外邦

是日兩軍各堅壘相持未戰**定**將潘黨于營後試射紅心連中一矢

眾將悶然讚美適值養繇基至眾將曰神箭手來矣潘黨怒曰我的

箭何爲不如養叔

不肯服善的
人就是可恨

養繇基曰汝但能射中紅心未足爲

奇我之箭能百步穿楊眾將問曰何爲百步穿楊繇基曰曾有人將

顏色認記楊樹一葉我于百步外射之正穿此葉中心故曰百步穿

楊眾將曰此間亦有楊樹可試射否繇基曰何爲不可眾將大喜曰

今日乃得親養叔神箭也乃取墨塗記楊枝一葉使繇基於百步外

射之其箭不見落下眾將往察之箭爲楊枝掛住其鏃正貫於葉心

潘黨曰一箭偶中耳

不肯服善人便
有此等聲口

若依我說將三葉次第認你

次第射中方見高手繇基曰恐未必能

故意說他不能正是要賣弄手假

且試爲之

潘黨於楊樹上高低不等塗記了三葉寫個一二三字資繇基也認

過了退於百步之外將三矢也記個一二三的號數以次發之依次

而中不差毫釐眾將皆拱手曰養叔真神人也潘黨雖然暗暗稱奇

終不免自家要顯所長乃謂繇基曰養叔之射可謂功天然後人還

以力勝

總之不肯用善便要用出法

吾之射能貫數層堅甲亦當爲諸君試之

眾將皆曰願觀潘黨教隨行組甲之士脫下甲來壘至五層眾將曰

足矣潘黨命更迭二層共是七層眾將想道七層甲差不多有一尺

厚如何射得過潘黨教把那七層堅甲綳于射鵠之上也立在百步

之外挽起黑雕弓拈著狼牙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兒輒得

端端正正儘力發去撲的一聲叫道著了不見箭上不見箭落眾人

上前看時齊聲喝采起來道好箭好箭原來弓勁力深這枝箭直透

過七層堅甲如釘釘物穿的堅牢搖也搖不動潘黨面有德色叫軍

士將層甲連箭取下欲以遍誇營中

不肯服善原是自然熟能耳○按如潘黨雖不如養叔猶值得

賣弄令人自己本無一毫能處却又不肯服善真是好笑養繇基教且莫動吾亦試射一箭未知

何如眾將曰也要看養叔神力繇基拈弓在手欲射復止眾將曰養

叔如何不射繇基曰只依樣穿札未為希罕我有個送箭之法說罷

搭上箭聽的射去叫聲正好這枝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恰恰的將

潘黨那一枝箭兜底送出布鵠那邊去了繇基這枝箭依舊穿子層

甲孔內

力或未及潘黨此乃計巧處耳不可不知

眾將看時無不吐舌潘黨方纔心服嘆

曰養叔妙手吾不及也史傳上載王獵于荆山山上有通臂猿善

能接矢

兵圍之數重王命左右發矢俱爲猿所接乃召養繇基猿

聞繇基之名卽便啼號及繇基到一發而中猿心其爲春秋第一射

手名不虛傳矣潘淵有詩云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三
落鳥負獻名無偶

百步穿楊更罕有

穿札將軍未足奇

強中更有強中手

衆將曰：「**晉**楚相持，吾王正在用人之際，兩位將軍有此神箭，當奏聞。」
吾王美玉不可韞楨而藏，乃命軍士將箭穿層甲，抬到**楚**共王面前。
養繇基和潘黨一同過去，眾將將兩人先後賭射之事細細稟知**晉**王。
我國有神箭如此，何愁**晉**兵百萬？**晉**王大怒曰：「將以謀勝，奈何？」
一箭僥倖，耶爾自恃如此，異日必以藝死。金人銘曰：強梁者不楚，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是共。
乃能知此，亦是能人。盡收繇基之箭，不許復射。養繇基羞慙而退。次日五鼓，兩軍中各鳴鼓進兵。**晉**上軍元帥卻鈞攻**楚**左軍與公子嬰齊對敵，下軍元帥韓厥攻**楚**右軍與公子王夫對敵。欒書士燮各帥本部車馬，中軍護駕與**楚**共王和公子側對敵。這邊**晉**厲公是卻毅為卻欒鍼為車右，將軍卻至等引新軍為後隊，接應那邊**楚**共王出陣。上午本

該乘右廣那右廣却是養繇基爲將共王怪繇基恃射誇嘴不用右
廣反乘了左廣却是潘名爲御屈蕩爲車右將軍圖成公引本國車
馬爲後隊接應却說圖厲公頭帶冲天鳳翅盔身披蟠龍紅錦戰袍
腰繫寶劍手提方天大戟乘著金葉包裹的戎輅右有樂書左有士
燮展開軍門殺奔圖陣來誰知陣前却有一窩泥淖黎明日候未會
看得仔細卻毅御車勇猛剛剛把圖侯車輪陷于淖中馬不能走圖
共王之子熊茷他少年好勇領著前隊望見圖侯車陷驅車飛趕過
來那邊樂鍼忙跳下車立于泥淖之中盡平生氣力雙手將兩輪扶
起車浮馬動一步步掙出泥淖來這過力量却也不小那邊熊茷將次趕到這
里樂書的軍馬亦到大喝小將不得無禮熊茷見旗上有中車元帥
字知是大軍喫了一驚回車便走被樂書追上活捉過來少年好勇正要如此
折挫他軍見熊茷有失一齊來救却得士燮引兵殺出後隊卻至等

俱到。兵恐墮埋，伏收兵回營。兵亦不追趕，各自歸寨。哨馬探聽，左軍持重。上軍不曾交戰，下軍戰二十餘合，互有殺傷。勝敗未分，約定來日再戰。樂書將熊旻獻功。侯欲斬之，苗貢皇進曰：「王聞其子被擒，明日必來親自出戰，可囚熊旻于軍前，往來誇之。」侯曰：「善。」一夜安息，無話。黎明，樂書命開營索戰。大將魏錡告書曰：「吾夜來夢見天上一輪明月，遂挽弓射之。正中月心，射出月中一般金光，直瀉下來，慌忙退步，不覺失脚，陷于營前泥淖之內，猛然驚覺，此何兆也？」樂書詳之曰：「周之同姓爲日，異姓爲月，射月而中，必君矣。然泥淖乃泉壤之中，退入于泥，亦非吉兆。將軍必慎之。」魏錡曰：「苟能破，雖死何恨？」此語大有丈夫氣樂書遂許魏錡打陣。將王尹襄出頭戰，不數合，兵推出囚軍在陣上往來。共王見其子熊旻被囚于陣急，得心生烟火，忙叫潘名鞭馬上前來搶囚軍。魏錡望見，撇了尹襄，還

迫○王架起一枝箭驃的射去正中○王的左眼潘黨力戰保得○
王迴車○王負痛拔箭其瞳子隨鏃而出擲于地下有小卒拾而獻
曰此龍睛不可輕棄○王乃納于箭箠之中○兵見魏錡得利一齊
殺上公子側引兵抵死拒敵救脫了○共王卻至圍住了○成公賴
御者將大旌藏于弓衣之內成公亦走脫○便宜○時○王怒甚急喚神
箭將軍養繇基速來救駕養繇基聞喚慌忙馳到身邊並無一箭○
王乃抽二矢付之曰射寡人乃綠袍虬髯者將軍爲寡人報仇將軍
絕藝想不費多矢也繇基領箭飛車趕入○陣正撞見綠袍虬髯者
知是魏錡大罵匹夫有何本事輒敢射傷吾主魏錡方欲答話繇基
發箭已到正射中魏錡項下伏于弓衣而死樂書引軍奪回其屍繇
基餘下一矢繳還○王奏曰仗大王威靈已射殺綠袍虬髯將矣共
王大喜自解錦袍賜之并賜狼牙箭百枝軍中稱爲養一箭言不消

第二箭也有詩爲証

鞭馬飛車虎下山

晉兵一見膽生寒

萬人叢裏誅名將

一矢成功奏凱還

却說晉兵追逐魏兵至繁養繇基抽矢控弦立于陣前追者輒射殺之晉兵乃不敢逼魏將嬰齊任夫聞魏王中箭各來接應混戰一場晉兵方退繹鍼望見令尹旗號知是公子嬰齊之軍請于晉侯曰臣前奉使于魏定令尹子重問晉國用兵之法臣以整暇二字對今混戰未見其整各退未見其暇臣願使行人持飲獻之以踐昔日之言晉侯曰善繹鍼乃使行人執酒榼造于嬰齊之軍曰寡君乏人命鍼持矛車右故不得親犒從者使某代進一觴雖是欲踐前言然却是真能整暇者不然雖欲踐言豈可得乎嬰齊悟昔日整暇之言乃嘆曰小將軍可謂紀事矣受其榼對使飲之謂使者曰來日陣前當面謝也行人歸述其語繹鍼曰楚

君中矢其師尙未肯退奈何苗賁皇曰蒐閱車乘補益士卒秣馬厲
兵修陘固列雞鳴飽食決一死戰何畏乎時卻孺樂厲從魯備請
兵回轉言二國各起兵來助已在二十里遠近諜探知報聞魯王
魯王大驚曰魯兵已眾魯備又來如之奈何即使左右召中軍元帥
公子側商彙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竈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兵法曰將相不和者其國易亂又曰大臣不和不可以用兵夫
將相不和雖無事之日且易以亂况多壘之秋乎至于大臣則
不止于將相凡國家之卿佐皆是也雖卿佐之中若有不和亦
有碍于用兵况將相乎楚之令尹司馬國之將相也不相能而

相傾雖無事不免有憂况以當晉伯而爭諸侯之日乎二人之
不死于行陣猶爲楚國之福

天下至大至危之事莫如戰而其主之者則中軍元帥而已故
曰三軍司命晉楚相持其事至重連日交戰雖勝負未決而俱
在岌岌之時况主君損目軍卒殺傷此何時也子側乃縱酒大
醉至不能知人死有餘辜矣子重雖以夙怨而欲死之然據理
說來亦不爲過

晉童夷羊五等一班小人無才無德以諛佞得寵于人君得廁
大夫之位已是過分却又妄想爲卿又因急于得位讒殺大臣
究竟不數日間遂亦駢首就戮徒受惡名而不得安享何益哉
晉童等小人逞奸布位殺害大臣死不足恤只是晉厲好好一
個國君却爲這幾個沒要緊小人斷送一條性命甚不值耳有

國家者于用人聽言之際其亦知所慎哉

凡是好惡之人害人其後未有不受報者如胥黨屠岸賈等都
是一個樣子然則人亦何苦害人而自害耶

晉悼卽位之初賞功罰罪舉賢任能便已得爲國之大綱伯業
之赫然中興有以也

廢立之際大臣爲政嗣君處此一毫軟媚不得一毫蹙率不得
晉悼清原數語不亢不卑又有地步又有體裁其不臣者不待
加罪而已踈然矣可爲禦強定難之法

話說中軍元帥公子側平日好飲一飲百觚不止一醉竟日不醒

一飲百觚可也竟日不醒則書共王知其有此毛病每出軍必戒

使絕飲今日晉相持有大事在身消滴不入于口是日楚王中箭

回寨含羞帶怒公子側進曰兩軍各已疲勞明日且暫休息一日容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三
臣從容熟計務要與主公雪此大恥公子側辭回中軍坐至半夜計

未得就這樣要緊時候半夜也想不出一條計來直是殺材有小豎名穀陽乃公子側貼身寵

用的見主帥愁思勞苦客中藏有三重美酒釀過三次今俗呼酒做酒煖一甌以

進公子側嗅之愕然曰酒乎穀陽知主人欲飲而畏左右傳說乃詭

言曰非酒乃椒湯耳椒湯二字甚妙可持以贈回人及饋之能飲者公子側會其意一吸而

盡覺甘香快噪妙不可言問椒湯還有否穀陽曰還有穀陽只說椒

湯只顧滿斟獻上公子側枯腸外渴口中只叫好椒湯這等吃法當名為焦湯

豎子愛我斟來便吞政不知飲了多少頹然大醉倒于坐席之上

王聞音令雞鳴出戰且音生兵又到急遣丙侍往召公子側來共

商應敵之策誰知公子側沉沉真真已入醉鄉呼之不應扶之不起

好個臨陣的但聞得一陣酒臭知是害酒回復音王音王音一連遣人

十來次催并公子側越催得急越睡得熟倒快活省了許多愁煩計較小豎穀陽

泣曰我本愛元帥而送酒誰知反以害之楚王知道連我性命難保

不如逃之時楚王見司馬不到沒奈何只得召令尹嬰齊計議嬰齊

原與公子側不合便無不令之處此時也沒得解說乃奏曰臣逆知日兵勢盛不可

必勝故初議不欲救鄭此來都出司馬主張今司馬貪杯誤事臣亦

無計可施不如乘夜悄悄班師可免挫敗之辱既無良策可以必勝與其輕進而取敗不

如此計還平穩些王曰雖然如此司馬醉在中軍必為日軍所獲辱國非

小乃召養繇基曰仗汝神箭可擁護司馬回國也當下暗傳號令接

寨都起日成公親帥兵護送出境只留養繇基斷後繇基思想道等

待司馬酒醒不知何時卽命左右便將公子側扶起用革帶縛于車

上叱令逐隊前行官已率弓弩手三百人緩緩而退黎明日軍開營

索戰直逼日營見是空幕方知日軍已遁去矣樂書欲追之士爰力

言不可謀者報日國各處嚴兵固守樂書度日不可得乃唱凱而還

原為伐鄭而來楚雖已退鄭却未服兵既大集何為不討空去空來殊為可笑晉衛之兵亦散歸本國却說

公子側行五十里之程方纔酒醒覺得身子綑急大叫誰人縛我左

右曰司馬酒醉養將軍恐乘車不穩所以如此乃急將革帶解去公

子側雙眼尙然朦朧問道如今車馬往那里走走左右曰是回去的路

又問如何便回左右曰夜來魏王連召司馬數次司馬醉不能起

王恐晉軍來戰無人抵敵已班師矣公子側大哭曰豎子害殺我也

急喚穀陽已逃去不知所之矣便不逃去也無益于事魏共王行二百里不見

動靜方纔放心恐公子側懼罪自盡乃遣使傳命曰先大夫子玉之

敗我先君不在軍中今日之戰罪在寡人無與司馬之事嬰齊恐公

子側不死別遣使謂公子側曰先大夫子玉之敗司馬所知也從吾

王不忍加誅司馬何面目復臨魏軍之上乎公子側嘆曰令尹以大

義見責側豈敢貪生乎乃自縊而死魏王嘆息不已此周問王十一

年事壽仙有詩言酒之設事詩云

眇目君王資老謀

英雄誰想困槽邱

豎子愛我翻成害

謾說能消百斛愁

話分兩頭却說**晉**厲公勝**趙**回朝自以爲天下無敵驕侈愈甚士燮

逆料**晉**國必亂鬱鬱成疾不肯醫治使大祝祈神只求早死無定國

乃以求速死可笑之甚未幾卒子范匄嗣時胥童巧佞便給最得寵幸厲公欲

用爲卿奈無卿缺胥童奏曰今三郤並執兵權族大勢重舉動自專

將來必有不軌之事不如除之若除郤氏之族則位署多虛但憑主

公擇愛而立之誰敢不從厲公曰郤氏反狀未明誅之恐羣臣不伏

胥童又奏曰鄆陵之戰郤至已圍**魯**君兩下並車私語多時遂解圍

放**魯**君去了其間必先有通**魯**事情只須問**魯**公子熊蒍便知其實

厲公卽命胥童往召熊蒍胥童謂熊蒍曰公子欲歸**魯**乎蒍曰思歸

之甚恨不能耳胥童曰汝能依我一事當送汝歸

大似奸捕賊盜拔良語熊茂

曰惟命胥童遂附耳言若見圖侯問起卻克之事必須如此恁般登

答熊茂應允胥童遂引至內朝來見圖厲公屏去左右問卻至曾與

圖私通否汝當實言我放汝回國熊茂曰怨臣無罪臣方敢言厲公

曰正要你說實話何罪之有熊茂曰卻氏與吾國子重二人素相交

善屢有書信相通言君侯不信大臣淫樂無度百姓胥怨非吾主也

人心更思襄公襄公有孫名周見在京師他日南北交兵幸而師敗

吾當奉孫周以事圖獨此事臣素知之他未聞也

只此事勾得緊了却說得偏像不甚

要緊者然按圖襄公之庶長子名談自趙盾立靈公談避居于圖在單襄

公名下後談生下一子因是在圖所生故名曰圖當時靈公被殺人

心思慕文公故迎立公子黑臀黑臀傳驩驩傳州蒲至是州蒲淫縱

無子人心復思慕襄公故胥童教熊茂使引孫周以搖動厲公之意

熊我言之未已，荀息接曰：「怪得前日鄂陵之戰，卻準與嬰齊對陣，不發一矢，其交通之情可見矣。」郤至明縱曰：「君又何疑焉？主公若不信，何不遣郤至往圖告捷，使人窺之？若果有私謀，必與孫周私下相會。」本國宗族又非有罪出使之便，即相會亦不妨，何以會便定其為交通也？這是晉厲、栒塗不怪郤至不謹。厲公曰：「此計甚當。」遂遣郤至獻捷于晉。晉童陰使人告孫周曰：「晉國之政半在郤氏，今溫季來王都獻捷，何不見之？」他日公孫復還故國，也有個相

知孫周以為然。郤至至晉，公事已畢，孫周遂至公館相拜，未免詳說本國之事。郤至一一告之，談論半日，而別厲公使人探聽回來，傳說如此。熊我所言果然是實，遂有除郤氏之意。尚未發也。一日厲公與婦人飲酒，索鹿肉為饌，甚急，使寺人孟張往市取鹿。市中適當缺乏，郤至自郊外載一鹿于車上，從市中而過。孟張並不分說奪之，以去。郤至大怒，挽弓搭箭，將孟張射死，復取其鹿。厲公聞之，怒曰：「季子太

欺余也遂召胥童吏羊五等一班嬖人共議欲殺卻至如此大事不召執政與

而只與嬖人商議便是無道之君

胥童曰殺卻至則卻錡卻犇必叛不如并除之

羊五曰公私甲士約可八百人以君命夜帥以往乘其無備可必勝

也長魚矯曰三郤家甲倍于公宮闔而不勝累及君矣豈知便勝亦要累君方

今卻至兼司寇之職卻犇又兼士師不如詐爲獄訟覲便刺之汝等

引兵接應可也厲公曰妙哉我使力士清沸魑助汝長魚矯打聽三

郤是日在講武堂議事乃與清沸魑各以雞血塗面若爭鬪相殺者

如果臣下有罪何不聲其罪而誅之却做出這等醜態來便知其心中亦自有不安處耳各帶利刀組結到講武

堂來告訴曲直卻犇不知是計下坐問之清沸魑假作稟話推到近

身抽刀刺犇中其腰撲地便倒卻錡急拔佩刀來砍沸魑却是長魚

矯接住兩個在堂下戰將起來卻至捉空趨出升車而逃沸魑把卻

犇再砍一刀眼見得不活了便來夾攻卻錡錡雖是武將怎奈沸魑

有千筋力氣的人長魚矯且是年少手活一個人怎戰得他爾箇人
過亦被佛魁擗倒長魚矯見走了郤至道不好了我追趕他去也是
三郤合當同日并命正走之間遇着胥童夷羊五引着八百甲士來
到口中齊叫曰侯有旨只拿謀反郤氏不得放走了郤至見不是頭
回車轉來劈面撞見長魚矯一躍上車郤至早已心慌不及措手被
長魚矯亂砍便割了頭清沸離把郤鎡郤魍都割了頭血淋淋的三
顆首級提入朝門有詩爲証

無道昏君臣不良

紛紛廢倖擅朝堂

一朝過聽纜人語

演武堂前起戰場

郤說上軍副將荀偃聞本帥郤鎡在演武堂遇賊還不知何人即時
駕車入朝欲奏聞討賊中軍元帥欒書不約而同亦至朝門正遇胥
童引兵到來書偃不覺大怒喝曰我只道何人爲亂原來是你鼠輩

禁地威嚴甲士誰敢近前還不散去胥童也不答話卽呼于眾曰樂

書荀偃與三郤同謀反叛隨便壓上一句甲士與我一齊拿下重

重有賞甲士奮勇上前圍裹了書偃二人直拖至朝堂之上厲公聞

長魚矯等幹事回來卽時御殿看見甲士紛紛到喫了一驚聞胥童

曰罪人已誅眾軍如何不散百童奏曰拿得叛黨書偃請主公裁決

厲公曰此事與書偃無與自是良長魚矯跪至侯勝前密奏曰樂

郤同功一體之人荀偃又是郤錡部將三郤被誅樂荀二氏必不自

安不久將有爲郤氏復仇之事主公今日不殺二人朝中不得太平

卽使非殺樂偃遂能保朝中大平厲公曰一朝而殺三卿又波及他族寡人不忍也

乃恕書偃無罪還復原職書偃謝恩回家長魚矯嘆曰君不忍二人

二人將忍于君矣卽時逃奔西戎去了厲公重賞甲士將三郤尸首

號令朝門三日方聽收葬其郤氏之族在朝爲官者姑免死罪盡罷

歸田以胥童爲上軍元帥代邵錡之位以夷羊五爲新軍元帥代邵

璧之位以清沸懸爲新軍副將代邵至之位趙公子能獲釋放回國

胥童既在邨列樂書荀偃若與同事每每稱病不出胥童恃晉侯之

寵不以爲意一日厲公同胥童出遊于嬖臣巨麗氏之家家在太陰

山之南離絳城二十餘里三宿不歸荀偃私謂樂書曰君之無道子

所知也吾等稱疾不朝目下雖得苟安他日胥童等見疑復誣我等

以怨望之名恐三郤之禍終不能免不可不慮也慮得是納之小人得權正人自然受慮

禍耳樂書曰然則如何荀偃曰大臣之道社稷爲重君爲輕今百萬之

衆在子掌握若行不測之事別立賢君誰敢不從樂書曰事可必濟

乎荀偃曰龍之在淵沒人不可窺也及其離淵就陸童子得而制之

君遊于巨麗氏三宿不反此亦離淵之龍矣尙何疑哉可見晉侯若不是出遊野

宿還未必郎及于離樂書嘆曰吾世代忠于晉家今日爲社稷存亡出此不得



身居及國
已之計後世必議我爲弒逆我亦不能辭矣乃商議忽稱病愈欲見

侯議事預使牙將程滑將甲士三百人伏于太陰山之左右二人

到匠擺氏謁見厲公奏言主公棄政出遊三日不歸臣民失望臣等

特來迎駕還朝厲公被強不過只得起駕胥童前導書偃後隨行至

太陰山下一聲砲響伏兵齊起程滑先將胥童砍死厲公大驚從車

上倒跌下來書偃分付甲士將厲公拿住屯兵于太陰山下囚厲公

于軍中樂書曰范郎士韓二氏將來恐有異言宜假君命以召之荀

偃曰善乃使飛車二乘分召士旬韓厥二將使者至士旬之家士旬

問主公召我何事使者不能答旬曰事可疑矣卽遣心腹左右打探

韓厥行否韓厥先以病辭旬曰智者所見畧同也樂書見旬厥俱不

至問荀偃此事如何偃曰子已騎虎背尙欲下耶樂書點頭會意是

夜命程滑獻醢酒于厲公公飲之而薨卽于軍中殯殮葬于翼城東

門之外上句韓厥驟聞君薨一齊出城奔喪亦不問君死之故葬事

既畢樂書集諸大夫共議立君只殺變問可也四君殺君則太甚矣即慮音厲復有後禍逐之而別立君

可也何必定弑之乎樂氏無後于荀偃亦不免于誅蓋天道也荀偃曰三卻之死胥董謗謂欲扶

立孫周此乃讖也靈公死于桃園而襄遂絕後天意有在當往迎之

羣臣皆喜樂書乃遣荀偃如京師迎孫周為君周是時十四歲矣生

得聰穎絕人志畧出眾見荀偃來迎問其備細即日辭了單襄公同

荀偃歸國行至地名清原樂書荀偃士句韓厥一班卿大夫齊集迎

接孫周開言曰寡人羈旅他邦且不希望還鄉豈望為君乎但所貴

為君者以命令所自出也若以名奉之而不遵其命不如無君矣卿

等肯用寡人之命只在今日如其不然聽卿等更事他人孤不能擁

空名于上為州蒲之續也說的慷慨則烈切中要書便知必有過人之才樂書等俱戰慄再

拜曰羣臣願得賢君而事敢不從命既退樂書謂諸臣曰新君非舊

頁司列國志卷之十二十九



比也當以小心事之只是自家孫周進了絳城朝于太廟嗣侯之

位是為悼公即位之一日即命責夷羊五清沸魍等逢君之惡之罪

命左右推出朝門斬之殺得大是只是樂假當日既殺有童而却又留着這幾個入何也其族俱逐

出境外又將厲公之死坐罪程滑磔之于市赫得樂書終夜不寐次

日即告老致政薦韓厥以自代未幾驚憂成疾而卒悼公素聞韓厥

之賢拜為中軍元帥以代樂書之位韓厥托言謝恩私奏于悼公曰

臣等皆賴先世之功得侍君左右然先世之功無有大于趙氏者衰

佐文公盾佐襄公俱能輸忠竭悃取威定伯不幸靈公失政寵信奸

臣屠岸賈謀殺趙盾出奔僅免靈公遭兵變被弑于桃園景公嗣立

復寵岸賈岸賈欺趙盾已死假稱趙氏弑逆追治其罪滅絕趙宗臣

民憤怨至今不平天幸趙氏有遺孤趙武尚在主公今日賞功罰罪

大修政既已正夷羊五等之罰豈可不追錄趙氏之功乎悼公曰

此事寡人亦聞先人言之今趙氏何在韓厥對曰當時岸賈索趙氏孤兒甚急趙之門客曰公孫杵臼程嬰杵臼假抱遺孤甘就誅戮以脫趙武程嬰將武藏匿于孟山今十五年矣悼公曰卿可爲寡人召之韓厥奏曰岸賈尙在朝中主公必須祕密其事悼公曰寡人知之矣韓厥辭出宮門親自駕車往迎趙武于孟山程嬰爲御當初從故絳城而出今日從新絳城而入城郭俱非感傷不已韓厥引趙武入內宮朝見悼公悼公匿于宮中詐稱有疾明日韓厥率百官入宮問安屠岸賈亦在悼公目卿等知寡人之疾乎只爲功勞簿上有一件事不明以此心中不快耳諸大夫叩首問曰不知功勞簿上那一件事不明悼公曰趙衰趙盾兩世立功于國家安忍絕其宗祀眾人齊聲應曰趙氏滅族已在十五年前今主公雖追念其功無人可立悼公卽呼趙武出來遍拜諸將曰此位小郎君何人韓厥曰此所謂

東周列國志
孤兒趙武也向所誅趙孤乃門客程嬰之子也屠岸賈此時魂不附體如痴醉一般拜伏于地上不能措一詞悼公曰此事皆岸賈所爲今日不族岸賈何以慰趙氏冤魂于地下此左右將岸賈擄出斬首卽命韓厥同趙武領兵圍屠岸賈之宅無少出皆殺之趙武請岸賈之首祭于趙朔之墓國人無不稱快潛淵咏史詩曰

岸賈當時滅趙氏

今朝趙氏滅屠家

只爭十五年前後

怨怨仇仇報不差

晉悼公旣誅岸賈卽召趙武於朝堂加冠拜爲師寇以代岸賈之職以前田祿悉給還之又聞程嬰之義欲用爲軍正嬰曰始吾不死者以趙氏孤未立也今已復官報仇矣豈可自貪富貴令公孫杵臼猶死吾將往報杵臼于地下遂自刎而亡趙武撫其屍痛哭請于晉侯殯於從厚與公孫杵臼同葬于雲中

長塚並服

音哀三年以報其德知恩報恩趙氏好人有詩爲証

大陰谷深藏十五年

勝中兒報祖宗寃

程嬰杵臼稱雙義

一死何須問後先

再說悼公既立趙武遂召趙勝于國復以邯鄲畀之又大止羣臣之位賢者尊之能者使之錄前功赦小罪百官濟濟各稱其職且說幾個有名的官員

韓厥爲中軍元帥

士匄副之

荀瑩爲上軍元帥

荀偃副之

欒黶青之子爲下軍元帥

士魴士會少子副之

趙武爲新軍元帥

魏相稱之子副之時上下新軍俱我損止存新軍謂之四軍

祁奚爲中軍尉

羊舌職副之

魏絳魏範之子

爲中軍司馬主軍中賞罰之事

張老爲候奄主斤候

韓無忌韓厥子掌公族大夫主訓教公族之子弟

士渥濁爲太傅主輔導之職

買辛爲司空

樂糾爲親軍戎御

荀賓爲車右將軍

程鄭爲贊僕主乘馬之事

鐸遏洳爲輿尉

籍偃爲輿司馬

百官既具大修國政蠲通薄斂濟乏省役振廢起滯恤鰥寡百姓

大悅宋曾諸國聞之莫不來朝內修而外自服惟有鄭成公因楚王

爲他射損其目感切于心不肯事齊共王聞厲公彼弑齊彭齊

正思爲復仇之舉又聞新君嗣位賞善罰惡用賢曰加朝延清虛內

外歸心伯業將復興不覺喜變爲愁卽召羣臣商議要得擾亂中原

使晉不能成伯

不想自修國政只圖棧亂他人是甚麼好筭謀

令尹嬰齊束手無策公子王

夫進曰中國惟宋

爵尊國大况其國介于晉

之間今欲擾亂晉伯

必自宋始今宋大夫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五人與右帥華元

相惡見今出奔在宋若資以兵力用之伐宋取得宋邑卽以封之此

以敵攻敵之計晉若不救則失諸侯矣若救宋必攻魚石我坐而觀

其成敗亦一策也

將雖宋將兵胡力是楚兵如何說坐其歲則

共王乃用其謀卽命王大

爲大將用魚石等爲向導統大軍伐宋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

解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偃陽城三將勦力

魚石等五人叛主希榮乃卒不爲百姓所與可見做事不合天理便自然不合人心也

晉之謀鄭可謂甚難城戍虎牢導吳伐楚謀鄭之善計也而一出于魯大夫一出于楚降臣晉國君臣不疑不忌而遂行之竟以得鄭可見剛愎自用者不足以有爲也

舉薦仇人人情所難舉薦己子人情所避而奚爾舉都不在人意料之中只是看得道理透彼故能無所沾滯耳

魏絳和戎之議實是利害分明後世言和戎者無不托名于絳不知因彼之畏服而來求和則可保中閩之安若主和之議出于我則起四夷輕慢之心不特和不能成卽幸而成亦必不能持久也

鄭髡頑心高氣傲不禮于貴戚長行之卿自是取禍之道但六卿挾長而不敬其君又不顧國家之利害豈是良善之人至于以牲玉待于境上晉來則從晉楚來則從楚這便是小孩子爭鬪一般無信無義豈復有爲國之體哉

魏絳之執法不私羊舌職之知賢善料士魴張老之爲國惜才不避朋黨之嫌都是君子之選至晉悼之勇于悔過乃至跣足以走此其賢達豈尋常之賢達甚一時君臣于此何患伯業不興

固有勇將國之所以強也觀偃陽之役魯文三將皆可謂神勇而魯竟不能自強者則以無賢才之士爲之謀計也嗚乎謀計之才固不重歟

話說周簡王十三年夏四月癸未共王用右尹壬夫之計親統大軍回

鄭成公伐宋以魚石等五大夫爲嚮導攻下彭城今徐州縣使魚石等據

之留下三百乘屯戍其地共王謂五大夫曰晉方通吳與楚爲難而

彭城乃吳晉往來之徑今留重兵助汝進戰則可以割宋國之封退

守亦可以絕吳晉之使楚人頗亦能謀若非晉力之強宋鄭豈能安枕乎汝宜用心任事勿

負寡人之托共王歸楚是冬宋平公使大夫老佐帥師圍彭城魚石

統戍卒迎戰爲老佐所敗楚令尹嬰齊聞彭城被圍引兵來救老佐

恃勇輕敵深入楚軍中箭而亡嬰齊遂進兵侵宋平公大懼使右

師華元至晉告急韓厥言于悼公曰昔文公之伯自救宋始興衰之

機在此一舉不可以不動也乃大發使徵兵于諸侯悼公親統大將

韓厥荀偃欒壓等先屯于台谷嬰齊聞晉兵大至乃班師歸晉簡

王十四年悼公帥宋魯衛曹邾滕薛八國之兵進圍彭城宋大夫

向戌使士卒登輜車向城上四面呼曰魚石等背君之賊天理不容

今**晉**統二十萬之眾蹙破孤城寸草不留汝等若知順逆何不擒逆

賊來降免使無辜被戮如此傳呼數遍彭城百姓聞之皆知魚石理

虧理之一字是做事根本理既虧矣安望其事之不敗乎開門以納**晉**師時**趙**成雖眾魚石等

不加優恤莫肯効力**晉**悼公入城戍卒俱奔散韓厥擒魚石樂熙荀

偃擒魚府宋向戌擒向爲人向蒞**晉**仲孫蔑擒鱗朱各解到**晉**悼公

處獻功悼公命將五大夫斬首安置其族于河東壺邱之地遂移師

問罪于**鄭**石尹壬夫侵**宋**以救**鄭**諸侯之師還救**宋**因各散歸是

年**周**簡王崩世子泄心卽位是爲靈王靈王自始生時日上便有髭

鬚故**周**人謂之髭王亦是奇事髭王元年夏**鄭**成公疾篤謂上卿公子騂

曰**趙**君以救**鄭**之故矢集于目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死後諸卿切勿

背**趙**却不想晉人豈得甘心不爲子孫國家囑罷遂薨公子騂等奉

世子髭頽卽位是爲僖公**晉**悼公以**鄭**人未服大合諸侯于威衛以

謀之魯大夫仲孫蔑獻計曰鄭地之儉莫如虎牢

即虎牢關在開封府汜來縣

宋鄭相通之要道也誠築城設關留重兵以備之鄭必從矣

絕其相通之道

而後可以離其交此即楚戊彭城之主意也楚無益而鄭請成者吳無所事于晉而鄭則尚借力于楚者也

宋降將巫臣

獻計曰宋與宋一水相通自臣往歲聘吳約與攻宋吳人屢次侵擾

宋屬宋人苦之今莫若更遣一介導吳伐宋宋東苦吳兵安能北與

我爭宋乎

敵其力而圖之晉之得鄭吳力為多

宋悼公兩從之時齊靈公亦遣世子光

同上卿崔杼來會所聽宋之命悼公乃合九路諸侯兵力大城虎牢

增置墩臺大國抽兵千人小國五百三百共守其地鄭僖公果然恐

懼始行成于宋宋悼公乃還時中軍尉祁奚年七十餘矣告老致政

悼公問曰孰可以代卿者奚對曰莫如解狐

解揚之子悼公曰聞解狐卿

之仇也何以舉之奚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

首舉仇人今人謹昔悼公乃

召解狐未及拜官狐已病死悼公復問曰解狐之外更有何人奚對

曰其次莫如午悼公曰午非卿之子耶奚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

也

這等人令人頗多然却
是暗罵而非明諍耳

悼公曰今中軍尉副羊舌職亦死卿爲我

并擇其代奚對曰職有二子曰赤曰盼二人皆賢惟君所用悼公從

其言以初午爲中軍尉羊舌赤副之諸大夫無不悅服話分兩頭再

說巫臣之子巫狐庸奉

晉侯命如

吳見

吳王壽夢

吳本伯爵壽夢
強大猶稱王號請

其伐**楚**壽夢許之使世子諸樊爲將治兵于江口早有諜人報入**楚**

國**楚**令尹嬰齊奏曰**吳**師從未至**楚**若一次入境後將復來不如先

期伐之共王以爲然嬰齊乃大閱角師簡精卒二萬人繇大江襲破

鳩茲

吳邑今
燕湖縣

遂欲順流而下驍將鄧廖進曰長江水溜進易退難小

將願率一軍前行得利則進失利亦不至于大敗

計亦未嘗不是奈
吳人之善謀何

元帥屯兵于郝山磯相機觀變可以萬全

亦未必
萬至

嬰齊然其策乃選

組甲三百人被練袍者三千人皆氣強力大一可當十者大小舟共

百艘一聲炮響船頭望東進發早有哨舡探知鳩茲失事來報世子諸樊諸樊曰鳩茲既失○兵必乘勝東下宜預備之乃使公子夷昧

師舟師數十艘於東西梁山誘敵公子餘祭祭音載伏兵於采石港

鄧廖兵過郝山磯望梁山有兵船奮勇前進夷昧略戰即佯敗東走

鄧廖追過采石磯遇諸樊大軍方接戰木十餘合采石港中砲聲大

振餘祭伏兵從後夾攻前後矢發如雨黥鄧廖回中三矢猶拔箭力

戰亦是好漢夷昧乘艖腫大艦至艦上俱精選勇士以大槍亂搗敵

船船多覆溺鄧廖力盡被執不屈而死餘軍得逃者惟組甲八十被

練甲者三百人而已嬰齊懼罪方欲掩敗爲功子反之事也輪到誰

知吳世子諸樊乘勝反進兵襲嬰嬰齊大敗而回鳩茲仍復歸吳嬰

齊羞憤成疾未至郢都遂卒退箕死史臣有詩云

乘車射御教吳人

從此東方起戰塵

組甲成擒名將死

當年錯著族巫臣

共王乃進右尹壬夫為令尹壬夫賦性貪鄙索賂于屬國

能堪乃使轅僑如

壽塗門世孫

請服于

晉

悼公大合諸侯于雞澤再會

諸侯于成

子

壽夢亦來聽好中國之勢大振**共王**怒失**國**歸

罪于壬夫殺之

可惜要了許多東西不得受用了

用其弟公子貞字子囊者代為令

尹

纔殺了一個口袋又用一個口袋乎一笑

大閱師徒出車五百乘伐**時**成公午已

薨世子弱嗣位是為哀公懼**兵**威復歸附于

可謂不自之乎

晉悼公聞

之大怒欲起兵與**爭**忽報無終國君嘉父名遣大夫孟樂至

獻虎豹之皮百個奏言山戎諸國自**桓**公征服一向平靖近因

秦微弱山戎窺中國無伯復肆侵掠寡君聞**君**精明將紹桓文之

業因此宣**威**德諸戎情願受盟

畢竟是晉果有威德方纔可以算勳諸戎今人在已全無一長却要

人奉承因此寡君遣微臣奏聞惟賜定奪悼公集諸將商議皆曰戎

何也

卷之二十二

共

狄無親不加伐之昔者晉桓公之伯先定山戎後征荆楚政以豺狼

之性非兵威不能制也負固不服伐之可也既願受盟而復伐之則可笑矣司馬魏絳獨曰不

可今諸侯初合大業未定若興兵伐戎晉兵必乘虛而生事諸侯必

叛晉而朝晉夫夷狄禽獸也諸侯兄弟也今得禽獸而失兄弟非策

也悼公曰戎可和乎魏絳對曰和戎之利有五戎與晉鄰其地多曠

賤士貴貨我以貨易土可以廣地利一也侵掠既息邊民得安意耕

種其利二也以德懷遠兵車不勞其利三也戎秋事晉四鄰振動諸

侯畏服其利四也我無北顧之憂得以專意于南方其利五也五利

的當有此五利君何不從悼公大悅卽命魏絳爲和戎之使同孟樂

先至無終國與國王嘉父商議停當嘉父乃號召山戎諸國並至無

終軟血定盟方今晉侯嗣伯主盟中華諸戎願奉約束捍衛北方不

役不叛各保安寧如有背盟天地不佑諸戎受盟各各歡喜以土儀

獻魏絳分毫不受諸戎相顧曰上國使臣廉潔如此倍加敬重

見戎人亦復魏絳以盟約回報悼公悼公大悅時選令尹公子貞已得

可以德化國又移兵伐選因虎牢有重兵戍守不走汜水一路却繇許國望

潁水而來選僖公髡頑大懼集六卿共議那六卿公子駢字子緡公

子發字子國公子嘉字子孔三位俱穆公之子於僖公爲叔祖輩公

孫輒字子耳乃公子去疾之子公孫躄字子蟪乃公子偃之子公孫

舍之字子展乃公子喜之子三位俱穆公之孫襄父曾爲卿于僖公

爲叔輩這六卿都是尊行素執選政僖公髡頑心高氣傲只此四字便是壞事

之不堪加禮以此君臣積不相能上卿公子駢尤爲柄鑿今日會議

之際僖公主意欲堅守以待選救公子駢開言曰諺云遠水豈能救

近火不如從選僖公曰從選則選師又至何以當之公子駢對曰選

與選誰憐我者我亦何擇于二國惟强者則事之今後請以犧牲五

與選誰憐我者我亦何擇于二國惟强者則事之今後請以犧牲五

帛待于境外楚來則盟晉來則盟晉樞說兩雄並爭必有大屈強

弱既分吾因擇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僖公不從其計曰如駟言

鄭朝夕待盟無寧歲矣說得欲遣使來援于晉諸大夫懼違公子駟

之意莫肯往者畏臣而不信其君鄭僖公發憤自行是夜宿于驛舍

公子駟使門客伏而刺之弑君如此其易托言暴疾立其弟嘉為君

是為簡公使人報楚曰從晉皆髡頽之意今髡頽已死願聽盟罷兵

楚公子貞受盟而退晉悼公聞鄭復從楚乃問于諸大夫曰今陳

俱叛伐之何先荀營對曰陳國小地偏無益于成敗之數鄭為中國

之樞自來圖伯必先服鄭寧失十陳不可失一鄭也韓厥曰子羽營

字識見明決能定鄭者必此人臣力衰智耄願以中軍斧鉞讓之人

而讓既利國家而已亦悼公不許厥堅請不已乃從之韓厥告老致

政荀營遂代為中軍元帥統大軍伐鄭兵至虎牢鄭人請盟荀營許

之比及**冒**師返旆**楚**共王親自伐**鄭**復取成而歸悼公大怒問于諸

大夫曰**鄭**人反覆兵至則從兵撤復叛今欲得其堅附當用何策苟

嚙獻計曰**冒**所以不能收**鄭**者以**晉**人爭之甚力也今欲收**鄭**必先

敝**晉**與敝**楚**必用以逸待勞之策悼公曰何謂以逸待勞之策苟嚙

對曰兵不可以數動數動則疲諸侯不可以屢勤屢勤則怨得其內

疲而外怨以此禦**晉**臣未見其勝也臣請舉四君之眾分而爲三將

各國亦分派配搭每次只用一軍更番出八**晉**進則我退**楚**退則我

復進以我之一軍壅**晉**之全軍彼來戰不得求息又不得我無暴骨

之凶彼有道塗之苦我能亟往彼不能亟來如是而**晉**可疲**鄭**可固

也悼公曰此計甚善真是善計韓厥得人矣卽命苟嚙治兵于曲梁晉地名三

分四軍定更番之制苟嚙登壇出令壇上豎起一面杏黃色大旆上

寫中軍元帥智他本荀氏爲何邾寫智字因苟嚙荀偃叔任同爲大

將軍中一姓嫌無分別營父荀首食采于智智偃父荀庚自智作三
行時曾爲中行將軍故又以智氏中行氏別之自此荀營號爲智營
荀偃號爲中行偃軍中耳目就不亂了這都是荀營的法度壇下分
立三軍

第一軍上軍元帥荀偃

代智營副將韓起代荀

魯曹邾三國以兵從

中軍副將范匄接應

范匄卽士匄別于氏以范爲氏

第二軍下軍元帥欒黶

副將士魴齊滕薛三國以兵從中軍上大

夫魏頡接應

第三軍新軍元帥趙武

副將魏相宋衛鄭三國以兵從中軍下大

夫荀會接應

荀營傳令第一次上軍出征第二次下軍出征第三次新軍出征中
軍兵將分配接應周而復始但取盟約歸報便算有功更不許與

兵交戰只是趁其奔走以敵之而不與之公子楊于乃悼公之同母

弟年方一十九歲新拜中軍戎御之職血氣方剛未經戰陣聞得治

兵伐磨拳擦掌巴不得獨當一隊立刻上前廝殺少年不可與以

而不識深謀耳不見智罽點用心中一股脫氣按納不往遂自請為先鋒願

效死力只用了他便又智罽曰吾今日分軍之計只要速進速退不

以戰勝為功分派已定小將軍雖勇無所用之楊于固請自效荀罽

曰既小將軍堅請權于荀大夫部下接應新軍楊于又道新軍派在

第三次出征等待不及求撥在第一軍部下智罽不從楊于恃自家

是驕恣最侯親弟徑將本部車卒自成一隊列于中軍副將范旬之後貴

是壞事司馬魏絳奉將令整肅行伍見楊于越次成列即鳴鼓告于

眾曰楊于故違將令亂了行伍之序論軍法本該斬首念是侯親

弟姑將僕御代戮以肅軍政即命軍校擒其御車之人斬之這個人

沒來由只算揚于罪過

懸首壇下軍中肅然楊于素驕貴自恣不知軍法見御

人被戮赫得魂不附體十分懼怕中又帶了三分羞三分惱當下駕

車馳出軍營逕奔_圖悼公之前哭拜于地訴說魏絳如此欺負人無

顏見諸將之面悼公愛弟之心不暇致詳遂拂然大怒曰魏絳辱寡

人之弟如辱寡人必殺魏絳不可

縱也

豈竟不筭到兵法乎若無賢臣之諫豈竟真以魏絳爲戮

乎可見盛怒之下必須三思也

乃召中軍尉副羊舌職往取魏絳羊舌職入宮見悼

公曰絳志節之士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軍事已畢必當自來謝

罪不須臣往頃刻間魏絳果至右手仗劍左手執書將人期待罪至

午門聞悼公欲使人取已遂以書付僕人令其申奏便欲伏劍而死

只見兩位官員喘吁吁的奔至乃是下軍副將士魴主侯大夫張老

見絳欲自刎忙奪其劍曰某等聞司馬入朝必爲楊公子之事所以

急趨而至欲合詞稟聞主公不識司馬爲何輕生如此魏絳具說

侯召羊舌大夫之意二人曰此乃國家公事司馬奉法無私何必自喪其身不須令僕上書某等願代爲啟奏三人同至公門士魴張老先入請見悼公呈上魏絳之書悼公啟而覽之略云

君不以臣爲不肖使承中軍司馬之職臣聞三軍之命繫于元帥元帥之權在乎命令有令不遵有命不用此河曲之所以無功邲城之所以致敗也臣戮不用命者以盡司馬之職臣自知上觸介弟罪當萬死請伏劍于君側以明君侯親親之誼

悼公讀罷其書急問士魴張老曰魏絳安在魴等答曰絳懼罪欲自殺臣等力止之見在宮門待罪悼公悚然起席不暇穿履遂跣足步出宮門執魏絳之手

虧有此一舉所以終是賢君

所曰寡人之言兄弟之情也子之

所行軍旅之事也寡人不能教訓其弟以犯軍刑過在寡人于卿無與卿速就職羊舌職在旁大聲曰君已恕絳無罪絳宜退魏絳乃叩

謝不殺之恩羊舌職與士魴張老同時稽首稱賀曰君有奉法之臣如此何患伯業不就又是賢臣舉動不四人辭悼公一齊出朝悼公回宮大罵楊于不知禮法幾陷寡人于過殺吾愛將使內侍押往公族大夫韓無忌處學禮三月方許相見楊于含羞鬱鬱而去髯翁有詩云

軍法無親敢亂行

中軍司馬面如霜

悼公伯志方磨勵

肯使忠臣劍下亡

智營定分軍之令方欲伐宋廷臣傳報宋國有文書致來悼公取覽乃是宋二國相比屢屢興兵侵掠宋境以偃陽國名姁姓子爵在兖州嶧縣西南

爲東道以此告急上軍元帥荀偃請曰宋得陳鄭而復侵宋意在與

晉爭伯也偃陽爲宋伐宋之道若興師先向偃陽可一鼓而下前彭

城之圖宋向戍有功因封之以爲附庸使斷宋道亦一策也智營曰

偃陽雖小其城甚固

老成之見

若圍而不下必為諸侯所笑中軍副

將士句曰彭城之役我方伐**鄭**則侵**宋**以救之虎牢之役我方平

鄭又侵**宋**以報之今欲得**鄭**非先為固**宋**之謀不可偃言是也苟

禁曰二子能料偃陽必可滅乎

德他一句便伏後日使德更推不得

苟偃士句同聲應

曰都在小將二人身上如若不能成功甘當軍令悼公曰伯游荀偃

倡之伯暇

士句

助之何憂事不濟乎

豈知後日幾于不委

乃發第一軍往攻偃

陽**魯**三國皆以兵從偃陽大夫妘班獻計曰**魯**師營于北門我

偽啟門出戰其師必入攻俟其半入下懸門以截之**魯**敗則**曹**必

懼而**曹**之銳氣亦挫矣

策亦可用只是遇得對與不巧耳

偃陽子用其計却說**曹**將

孟孫蔑

卽仲孫蔑

率其部將叔梁紇

孔子

秦董父狄虎音彌等攻西門只

見懸門不閉董父同虎彌持勇先進

兵臨城下而門不閉非原可疑三將之進未免肉非叔梁

紇繼之忽聞城上謠喇一聲將懸門當著叔梁紇頭頂上放將下來

統卽投戈于地舉雙手把懸門輕輕托起後軍就鳴金起來董父虎
彌二將恐後隊有變急忙回身城內鼓角大振妘斑引着大隊人馬
尾後追逐望見一大漢手托懸門以出軍將妘斑大駭想道這懸門
自上放下不是千斤力氣怎抬得住若闖出去反被他將門放下可
不利害且自停車觀望叔梁紇待魯軍退盡大叫曰魯國有名上將
叔梁紇在此有人要出城的趁我不會放手快些出去城中無人敢
應妘斑挽弓搭箭方欲射之叔梁紇把雙手一掀就勢撒開那懸門
便落了開口紇回至本營謂董父虎彌曰二位將軍之命懸於我之
兩腕也有得他董父曰若非鳴金吾等已殺入偃陽城成其大功矣
這句話便勉強虎彌曰只看明日我要獨攻偃陽顯得魯人本事至次日孟
孫蔑整隊向城下搦戰每百人爲一隊狄虎彌曰我不要人幫助只
單身自當一隊足矣乃取大車輪一個以堅車蒙之繫緊束縛生手

執以

黃握大戟跳躍如飛偏陽城上望見

乃懸布曰城亦曰我引汝登城誰人敢登方見真勇言猶未已

軍隊中一將曰有何不敢此將乃董父也即以手牽布左右

更換須臾盤至城堞偏陽人以刀割斷其布董父從半空中踢將下

來偏陽城高數仞曰若是別人這一跌縱然不死也是重傷董父

全然不覺城上布又垂下問道再敢登麼董父又應曰有何不敢手

借布力騰身復上又被偏陽人斷布撲地又一大跌纔爬起來城上

布又垂下問道還敢不敢董父聲愈厲答曰不敢不算好漢撓布如

前偏陽人看見董父再墜再登全無畏懼到著了忙急割布時已被

董父撈著一人望城下一摔跌個半熟全虧此一著不然被跌董父

亦隨布墜下又向城上叫道你還敢懸布否城上應曰已知將軍神

勇不敢復懸矣怕又被他撈董父遂取斷布三截遍示諸隊眾人無

不吐舌孟孫蔑嘆曰詩云有力如虎此三將足當之矣如斑見圖將

兇猛一個賽一個遂不敢出戰分付軍民竭力固守各軍自夏四月

丙寅日圍城至五月庚寅凡二十四日攻者已倦應者有餘攻者勞

一定之理也忽然天降大雨平地水深三尺軍中驚恐不安荀偃士匄慮

水患生變同至中軍來稟智營請示班師不知智營肯聽從否再看

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

孫林父因歌逐主

偃陽之役當初智營不欲來是智營老成處至荀偃士匄之請

班師却亦是二人老成處蓋知難而退全軍而歸猶不至于大

損也若竟淫雨不止三水泛漲雖七日之斯其能待乎進既不

能退又不可偃陽人因而乘之其禍爲不小矣故荀彧一怒雖
得偃陽乃幸而成功不如班師之爲穩也但荀彧亦才智之將
何以見不及此豈明于天文而知雨之不久或明于地利而知
水之不足爲殃抑知二子之力必能得之于偃陽故以一怒堅
其心而作其氣耶

鄭爲晉楚同爭之國然晉近而楚遠其勢固已不如晉矣况晉
以更番之法困之楚之不能與晉爭也固也但撤戎推誠一事
却是晉悼賢明識度開濶處非庸君之所及

寧可虛位以待人不可以人而濫位二語非特一人一時之言
卽爲天下萬世祿位之章程可也近世濫位者甚多吾安能起
晉悼而酌之

三軍雖并建三帥而中軍之帥實又爲三軍之主故曰元帥元

和 PDG

帥出令苟非有損于國家貽禍于軍行雖或不當亦非他帥之所得特也域林之役或欲東歸或欲赴秦梗令之二人皆出于藥氏驕橫已甚故不旋踵而族滅其機已兆于此矣

衛獻放恣悖亂全無法度紀剛已有敗亡之道矣况有公孫剽之虎視眈眈耶

信者人之所以交人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可或違也飲食雖小事然已與人約而忘之其棄信爲已甚矣衛獻之不以爲意亦狹君而欺臣耳豈知作難之時固不得復論君臣之分乎此可以爲人之棄信者戒

話說及諸侯之兵圍了偃陽城二十四日攻打不下忽然天降大雨平地水深三尺荀偃士句二將慮軍心有變同至申軍來稟智罃曰本意謂城小易克今圍久不下

兵難遙度二卿今日始知耶

天降大雨又時當

夏令水潦將發池水在西薛水在東澗水在東北三水皆與泗水相

通萬一連雨不止三水橫溢恐班師不便果如其言豈特班師不便而已耶不如暫

歸以俟再舉智營大怒取所凭之凡向二將擲之罵曰老夫可會說

來城小而固未易下也豈子自任可滅在圖侯向前一力承當率帥

老夫至于此地攻圍許久不見尺寸之效偶然天雨便欲班師來繇

得你去繇不得你今限汝七日之內定要攻下偃陽若還無功照軍

令狀斬首軍令加山速此之謂矣去勿再來見二將嚇得面如土色喏喏連聲

而退謂本部軍將曰元帥立下嚴限七日若不能破城必取吾等之

首今我亦與爾等立限六日不能破城先斬汝等驚倒弱層層相厭自是有甚難伸

然後自到以申軍法眾將皆面面相覷偃句曰軍中無戲言吾二人

當親冒矢石晝夜攻之有進無退約會圖三國一齊并力時水

勢稍退俾天之幸乎抑智營先已料之乎偃句乘驪車身先士卒城上矢石如雨全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三 城 十三卷三十五

然不遊自庚寅日攻起至甲午日城中矢石俱盡荀偃附璆先登士
刳繼之各國軍將亦乘勢蟻附而上妘班巷戰而死智罃入城偃陽
君率羣臣迎降于馬首智罃盡收其族留于中軍計攻城至城破之
日纔五日耳若非智罃發怒此舉無功矣偃陽雖有地利終不及晉之人和爲得力也翁有詩云

仗鉞登壇無地天

偏裨何事敢侵權

一人投几三軍懼

不怕隆城鐵石堅

時悼公恐偃陽難下復挑選精兵二千人前來助戰行至是邱

衛地

智罃已成大功遂遣使至宋以偃陽之地封宋向戌向戌同宋平公

親至邱來見侯向戌辭不受封悼公乃歸地于宋公宋魯三軍

各設享款待侯智罃述三將之勇悼公各賜車服乃歸悼公以

偃陽子助楚廢爲庶人選其族人之賢者以主妘姓之祀居于霍城

其秋荀會卒悼公以魏絳能執法使爲新軍副將代荀以張老爲司

馬代魏是冬第二軍代鄭屯于牛首鄭地名復添虎牢之戍適鄭人尉

正作亂殺公子騂公子發公子轍于西宮之朝駟之子公孫夏字子

西發之子公孫僑字子產各帥家甲攻賊賊敗走北宮公孫蕞亦率

眾來助遂盡誅尉止之黨立公子嘉爲上卿欒黶請曰鄭方有亂必

不能戰急攻之可拔也智罃曰乘亂不義命緩其攻春秋時去古未遠或此等處猶

有淳厚之風後世若持此論則鮮有不以爲迂者矣公子嘉使人行成智罃許之比及趙公子

貞來救鄭則晉師已盡退矣趙復與趙盟傅稱晉悼公三駕復趙此

乃三駕之一周靈王九年事也明年夏晉悼公以鄭人未服復以第

三軍伐鄭宋向戍之兵先至東門衛上卿孫林父帥師同鄭人屯于

北鄙晉下軍元帥趙武等營于西郊之外荀罃帥大軍自北林地在

府新縣而西楊兵于鄭之南門約會各路軍馬同日圍鄭君臣大懼

又遣使行成荀罃又許之乃退師于宋地鄭簡公親自毫城之北大

犒諸軍與荀罃等歃血為盟鄭國此時只如兒戲雖可憐實可笑晉各軍方散此乃

三駕之二楚共王大怒使公子貞往秦借兵約共伐鄭時秦景公相

子之妹嫁為晉王夫人兩國有姻好乃使大將麻詹帥三百乘助戰

共王親帥大軍望滎陽進發曰此番不滅鄭誓不理師却說鄭簡公

自毫城北盟晉而歸逆知晉軍且暮必至大集羣臣計議諸大夫皆

曰方今晉勢強盛不如也但晉兵來甚緩去甚速兩國未嘗見個

雌雄所以交爭不息若晉肯致死于我楚力不逮必將避之從此可

專事于晉矣公孫舍之獻策曰欲晉致死于我莫如怒之欲激晉之

怒莫如伐宋與晉最陸我朝伐宋晉夕伐我晉能驟來楚必不退

我乃得有詞于楚也舍之主意從晉自是正論其論晉楚強弱與致之之法亦可謂有才諸大夫皆曰

此計甚善正計議問謀人探得晉國借兵于秦的消息來報公孫舍

之喜曰此天使我事也衆人不解其意舍之曰秦楚交伐必重困乘其未入境當往迎之因導之使同伐秦國一則免楚之患三者激之來豈非一舉兩得簡公從其謀即命公孫舍之乘單車星夜南馳渡了潁水行不一舍正遇單公孫舍之下車拜伏于馬首之前共厲色問曰反覆無信寡人正來問罪汝來却是何意舍之奏曰寡君懷大王之德畏大王之威所願終身宁下豈敢離邊無奈人暴虐與秦合兵侵擾無已寡君懼社稷顛覆不能事君姑與之合以退其師師既退仍是大王貢獻之邑也恐大王未鑒敝邑之誠特遣下臣奉迎布其心腹大王若能問罪于寡君願執鞭爲前部稍効犬馬以明誓不相背之意共王剋噴作喜曰汝君若從寡人伐寡人又何說乎舍之又奏曰下臣東裝之日寡君已悉索敝賦俟大王于東鄙不敢後也共王曰然雖如此但秦庶長約在滎陽

城下相會須與同事方可舍之復奏曰雍州遼遠必越晉過周方能

至鄭大王遣一介之使猶可及止以大王之威秦兵之勁何必借助

于西戎哉侯秦兵之至必要遷迴時曰舍之本意只欲速會之來故不欲楚之待秦也共王悅其言果使

人辭謝秦師遂同公孫舍之東行及有莘之野鄭簡公帥師來會遂

同伐宋國大掠而還宋平公遣向戌如晉訴告楚鄭連兵之事悼公

果然大怒即日便欲興師此番又輪該第一軍出征了智罃進曰秦

之借師于秦者正以連年奔走道路不勝其勞也我一歲而再伐秦

其能復來乎此番得秦必矣當示以強盛之形堅其歸志悼公曰善

乃大合宋魯齊曹邾滕薛小邾各國一齊至鄭觀兵于鄭之

東門一路俘獲甚眾此師乃三駕之三也鄭簡公謂公孫舍之曰于

欲激晉之怒使之速來今患至矣爲之奈何舍之對曰臣請一面求

成于晉一面使人請救于秦人若若能亟來必當交戰吾擇其勝者

而從之晉不能至吾受晉盟因以重賂結晉必庇我又何晉之

足申平即此可見古之本意只欲從晉且謀得大義者簡公以為然乃使大夫伯駟行成于

疾之子使公孫良霄公子王太宰石奚如告曰師又至矣從者

十一國兵勢甚盛亡已在旦夕君王若能以兵威懾孤之願也

不然孤懼社稷不保不得不即安于惟君王憐之怨之三分請救

七分是告絕矣共王大怒召公子貞問計公子貞曰我兵乍歸喘息未定

豈能復發姑讓于後取之何患無日共王餘怒未平乃囚良霄

石奘于軍府不放歸國仙有詩云

楚晉爭鋒結世仇
晉兵迭至楚兵休

行人何罪遭拘執
始信分軍是善謀

時軍營于蕭魚東伯駟來至軍悼公召入厲聲問曰汝以行

成哄我已非一次矣今番莫非只是緩兵之計伯駟叩首曰寡君已

別遣行人先告絕于**邲**敢有二心乎悼公曰寡人以誠信待汝汝若

再懷反覆將犯諸侯之公惡豈獨寡人汝且回去與汝君商議詳確

再來回話伯駢又奏曰寡君薰沐而遣下臣實欲委國于君侯君侯

勿疑悼公曰汝意既決交盟可也乃命新軍元帥趙武同作駢入城

與**邲**簡公歃血訂盟簡公亦遣公孫舍之隨趙武出城與悼公要約

是冬十二月**邲**簡公親入晉軍與諸侯同會因請受歃悼公曰交盟

已在前矣君若有信鬼神鑒之何必再歃大方乃傳令將一路俘獲

邲人悉解其縛放歸本國禁諸軍不得犯**邲**國分毫如有違者治以

軍法虎牢戍兵盡行撤去使**邲**人自爲守望此最人情所難晉悼諸

侯皆諫曰**邲**未可恃也倘更有反覆重復設戍難矣悼公曰夙勞苦

諸國將士恨無了期今當與**邲**更始委以腹心寡人不負**邲**其負

寡人乎乃謂**邲**簡公曰寡人知爾苦兵欲相與休息今後從**邲**從**邲**

出子爾心寡人不強

雖是知鄭自有厭兵

此番之服已是真心然在晉惟齊亦之意矣數語說得悼公明烈令人可

感有簡公感激流涕曰伯君以

誠待人雖禽獸可格况某猶人類敢

忘覆庇再有異志鬼神必殛簡

公辭去明日使公孫舍之獻賂為謝

樂師三人女樂十六人歌鍾三

十二枚鐃音磬相副斜指女工三十

人輦車廣車

輿音曠積陣之車也

他兵車

復百乘甲兵具備悼公受之以女樂

八人歌鍾十二賜魏絳曰子教

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諸侯親附

如樂之和願與子同此樂也又

以兵車三分之一賜智罃曰子教寡

人分車做圖今圖人獲成皆子

之功絳罃二將皆頓首辭曰此皆仗

君之靈與諸侯之勞臣等何力之有悼公曰微二卿寡人不能至此

卿勿固却乃皆拜受于是十國車馬同日班師悼公復遣使行聘各

國謝其向來用師之勞

完全周密方是伯主氣象

諸侯皆悅自此圖國專心歸圖

不敢萌二三之念矣史臣有詩云

鄭人反覆似獾狙

晉伯偏將詐力鋤

二十四年歸宇下

方知忠信勝兵戈

時秦景公伐晉以救鄭敗晉師于櫟鄭地聞鄭已降晉乃還明年爲周

靈王十一年吳子壽夢病篤召其四子諸樊餘祭音債夷昧季札至床

前謂曰汝兄弟四人惟札最賢若立之必能昌大吳國我一向欲立

爲世子奈札固辭不肯我死之後諸樊傳餘祭餘祭傳夷昧夷昧傳

季札傳弟不傳孫務使季札爲君社稷有幸違吾命者卽爲不孝上

天不祐仍是太上傳言訖而絕諸樊讓國于季札曰此父志也季札

曰弟辭世子之位于父生之日肯受君位于父死之後乎兄若再遜

弟當遜之他國矣諸樊不得已乃宣明次傳之約以父命卽位晉悼

公遣使弟賀不在話下又明年爲周靈王十二年晉將智罃士魴魏

絳相繼而卒悼公復治兵于繇山欲使士句將中軍句辭曰伯游伯游

字長乃使中行荀偃代智營之任子句為副又欲使韓起將上軍起

曰臣不如趙武之賢乃使趙武代荀偃之任韓起為副君尚賢而臣主讓真是好

君好變魔將下軍如故魏絳為副其新軍尚無帥悼公曰寧可虛位

以待人不可以人而濫位官位自有常規人才却無定數虛位以待人最為得理乃使其軍吏

率官屬卒乘以附于下軍諸大夫皆曰君之慎于名器如此乃各修

其職弗敢懈怠知後世當雷之令行則賢才自難鼓舞也復興文襄之業未

幾廢新軍并入三軍以守侯國之禮是年秋九月共王審薨世子

昭立是為康王王諸樊命大將公子黨帥師伐乘楚將養繇

基迎敵射殺公子黨師敗還可見因喪亦未必使能有功不如者恤喪之合義而可以使人服也諸

樊遣使告敗于悼悼公合諸侯于向鄭地今開封府尉氏縣以謀之大夫羊

舌羊舌職進曰伐之喪自取其敗不足恤也隣國世有

姻好今附救敗我師于櫟此宜先報若伐有有功則勢益孤

矣。仲公以爲然，使荀偃率三軍之衆，同晉、宋、鄭、曹、邲、滕、薛。

水。十二年，大夫伐齊，齊悼公待于境上。齊景公聞晉師將至，使人

以毒藥數囊沉于涇水。秦之上流，齊大夫叔孫豹同齊師先濟，軍士

飲水中，毒多有死者。各軍遂不肯濟。齊大夫公子蟜帥齊師渡涇，北

宮括繼之。于是諸侯之師皆進營于棧林。秦謀報秦軍相去不遠，荀

偃令各軍雞鳴駕車視我馬首所向而行。既非有可謀秘計懼人之洩漏何以忽出如此之令

難怪人之不服也。下軍元帥欒黶素不服中行偃，及聞令怒曰：「軍放之事當

卽眾謀，卽使偃能獨斷，亦宜明示進退。烏有使三軍之衆視其馬首

者，我亦下軍之帥也！我馬首欲東，遂帥本部東歸。」縱不服元帥獨不爲國家計及軍中

之皆得計乎總副將魏絳曰：「吾職在從帥，不敢俟中行伯矣。」偃字伯游亦

隨欒黶班師。早有人報知中行偃，偃曰：「出令不明，吾實有過。」片認錯還是好

人令旣不行，何望成功？乃命諸侯之師各歸本國。欒黶亦還歸而請

侯之師甚眾何不申明約束別圖進取乃以一人將樂鉞為下軍戎之故而使十二國之兵空去空來耶荀偃大錯

右獨不肯歸謂范匄之子范鞅曰今日之役本為報○若無功而返

是益恥也吾兄弟○二人並在軍中豈可一時皆返子能與我同

赴○師乎○梗合的又范鞅曰子以國恥為念鞅敢不從乃各引本部

出在他家

馳入○軍却說○景公引大將臧詹及公子無地帥車四百乘離械

林五十里安營正遣人探聽○兵進止忽見東角塵頭起處一彪車

馬飛來急使公子無地率軍迎敵樂鉞奮勇上前范鞅助之連刺殺

甲將十餘人○軍披靡欲走望其後軍無繼復鳴鼓合兵圍之范鞅

曰○兵勢夫不可當也樂鉞不聽臧詹大軍又到樂鉞復手殺數人

身中七箭力盡而死○遂合自專范鞅脫甲乘單車疾馳得免樂鉞見

死不足惜

范鞅獨歸問曰吾弟何在鞅曰已沒于○軍矣臧詹大怒拔戈直刺范

鞅○不答已弟之違今輕戰鞅不敢相抗走入中軍隨隨後趕來鞅避

而怪他人可笑之甚

去其父范匄迎謂曰女壻何怒之甚也屬妻樂祁乃范匄之女故以壻呼之屬怒氣勃勃不能制大聲答曰汝子誘吾弟同入師吾弟

戰死而汝子生還是汝子殺吾弟也汝必逐鞅猶可恕不然我心殺

鞅以償吾弟之命 豈是對妻父 語言聲口 范匄曰此事老夫不知也今當逐之

范鞅聞其語遂從幕後出奔國 景公問其來意范鞅叙述始末

景公大喜待以客卿之禮一日問曰君何如人對曰賢君也知人

而善任又問曰大夫誰最賢對曰趙武有文德魏絳勇而不亂辛吉

勝習于春秋張老篤信有智祁午臨事鎮定臣父苟能識大體皆一

時之選其他公卿亦皆習于令典克守其官鞅未敢輕議也 范鞅之對夫是

得體而却無虛美所以為賢 景公又曰然則曰大夫中何人先亡鞅對曰欒氏將

先亡景公曰豈非以汰侈故乎范鞅曰欒氏雖汰侈猶可及身其子

盈必不免景公曰何故鞅對曰欒武子 欒書恤民愛士人心所歸故

雖有弑君之惡而國中不以爲非戴其德也思召公者愛及甘棠况

其子乎庶若死盈之等未能及人而武之德已遠修厲之怨者必此

詩矣論報應之理雖似十景公嘆曰卿可謂知存亡之故者也乃因奇而實與者當不易

范鞅而通于范匄使庶長館武聘匄以修舊好并請復范鞅之位植

公從之亦知范鞅之無罪矣范鞅歸匄悼公以鞅及樂盈並爲公族大夫且諭

樂厲勿得修怨自此國通和終春秋之世不相加兵有詩爲証

西隣東道世婚姻 一旦尋仇鬪日新

玉帛旣通兵革偃 從來好事是和親

是年樂厲卒子樂盈代爲下軍副將話分兩頭却說衛獻公名衍自

圖簡王十年代父定公卽位因居喪不戚其嫡母定姜逆知其不能

守位根本已差自然不能守屢屢誠諭獻公不聽及在位日益放縱

所親者無非讒諂面諛之人所喜者不過鼓樂田獵之事沒道理人

貞同列國志 卷之十三 四

自定公之世有同母弟公子黑背怙寵專政黑背之子公孫剽嗣父

爵爲大夫頗有權略權略二字正用之則爲能臣邪用之則好雄矣上卿孫林父良夫亞卿

甯殖甯俞孫見獻公無道皆與剽結交林父又暗結晉國爲外援凡

作難乎內者必將國中器幣寶貨盡遷于戚林父食邑地在河上使妻子居之

先結外援勢也

獻公疑其有叛心一來形迹未著二來畏其強家所以含忍不發忽

一日獻公約孫甯二卿共午食二卿皆朝服待命于門自朝至午不

見使命來召宮中亦無一人出來二卿心疑看看日斜二卿飢困已

甚乃叩宮門請見守閤內侍答曰主公在後圃演射二位大夫若要

相見可自往也孫甯二人心中大怒乃忍飢逕造後圃望見獻公方

帶皮冠田獵之冠與射師公孫丁較射獻公見孫甯二人近前不脫皮冠

掛弓于臂而見之成個甚麼樣了問二卿今日來此何事孫甯二人齊聲答曰蒙主公約共午食巨等伺候至今腹且餒矣恐違君命是以來此

獻公曰寡人貪射偶爾忘之二卿皆選侯改日再約可也既疑其叛及復慢之

而激成言罷適有鴻鴈飛鳴而過獻公謂公孫丁曰與爾賭射此鴻

孫得一人舍羞而退林父曰主君耽于遊戲狎近群小全無敬禮大

臣之意我等將來必不免于禍如何甯殖曰君無道止自禍耳此句已露

弒逆之禍安能禍人林父曰我意欲奉公子剽為君子以為何如甯殖曰

此舉甚當你我相機而動便了言罷各別林父回家飯畢連夜徑往

戚邑密喚家臣庾公差尹公佗等整頓家甲為謀叛之計遣其長子

孫蒯往見獻公探其口氣還是打孫蒯至見獻公于內朝宮中假

說臣父林父偶染風疾權且在河上調理望主公寬宥獻公笑曰爾

父之疾想因過餓所致又像明自寡人今不敢復餓子命內待取酒

相待喚樂工歌詩侑酒太師樂工請問歌何詩獻公曰巧言之卒章

頗切時事何不歌之太師奏曰此詩語意不佳恐非權宴所宜此大

是可師曹樂工名曹
喝曰主公要歌便歌何必多言極像承順原來師曹

善于鼓琴獻公使教其嬖妾嬖妾不率教師曹鞭之十下妾泣愬丁

獻公獻公當嬖妾之前鞭師曹三百樂工而鞭君之嬖妾有取打之道師曹懷恨在

心今日明知此詩不佳故意欲歌之以激孫蒯之怒遂長聲而歌曰

彼何人斯 居河之麋滑 無拳無勇 職爲亂階

獻公的主意因孫林父居于河上有叛亂之形故借歌以懼之本是畏其

強盛而未敢制却孫蒯聞歌坐不安席須臾辭去獻公曰適師曹所

歌子與爾父述之爾父雖在河上動息寡人必知好生謹慎將息病

體孫蒯叩頭連聲不敢而退回家述于林父林父曰主公忌我甚矣

我不可坐而待死大夫遽伯玉伯玉之賢者若得彼同事無不濟矣既

他是賢者便自乃私至伯玉往見遽瑗伯玉曰主公暴虐子所知也恐

有亡國之事將若之何瑗對曰人臣事君可諫則諫不可諫則去之

至當不健非瑗所知矣林父度瑗不可動遂別去殊覺多此一舉瑗即日赴

奔國林父聚徒衆于邱宮地名將攻獻公獻公懼遣使至邱宮與

林父講和何不當初莫慢他莫怒他林父殺之獻公使視衛殖已戒車將應林父

矣乃召北宮括括推病不出公孫丁曰事急矣速出奔剡剡求復獻

公乃集宮甲約二百餘人爲一隊公孫丁挾弓矢相從啟東門而出

欲奔國孫蒯孫嘉林父次子兄弟二人引兵追及于澤大殺一陣二

百餘名宮甲盡皆逃散存者十數人而已賴雀公孫丁善射矢無

虛發近者輒中箭而死保著獻公且戰且走二孫不敢窮追而反却

好獵善此射師今日卒得其力只是好獵善此射師今日卒得其力只是纔走不上三里只見庾公差尹

公佗二將引兵而至言奉相國之命務取衛侯回報孫蒯孫嘉曰有

一善射者相隨將軍可謹防之庾公差曰莫非吾師公孫丁乎原來

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公差又學射于公孫丁三人是一線傳授彼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三 三

此皆知其能尹公佗曰臣侯前去不遠姑且追之約馳十五里趕著

了獻公因御人被傷公孫丁在車執轡回首一望遠遠的便認得是

彥公差了謂獻公曰來者是臣之弟子弟子無害師之事主公勿憂

臣且氣君豈弟子不能害師公孫丁之言殊迂然或亦素信庾差之爲人耳乃停車待之庾公差既到謂

尹公佗曰此真吾師也乃下車拜見公孫丁舉手答之麾之使去庾

公差登車曰今日之事各爲其主我若射則爲背師若不射則又爲

背主我如今有兩盡之道乃抽矢扣輪去其鏃揚聲曰吾師勿驚連

發四矢前中轍後中軫左右中兩旁單單空着君臣二人分明顯個

本事賣個人情的意思仍奔狗私庾公差射畢叫師傅保重喝教回

車公孫丁亦引轡而去尹公佗先遇獻公本欲還誓因庾公差是他

業師不敢自尊回至中途漸漸懊悔起來過後畏悔庸人通病謂庾公曰子有

師弟之分所以用情弟子已隔一層師恩爲輕主命爲重若無功而

返何以復吾恩王此論自正無如力量不如耳庾公差曰吾師神箭不下養孫基

爾非其敵枉送性命是身親其教知得淺深語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當下復身

來追爾侯不知結果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樂盈

國君雖然無道然以臣而逐君終是悖理之事即使國人所願亦當興師到彼候其臣民合詞來請果係通國同情然後從而定之可也奈何竟不與知失伯主之道矣况立剽即國人所欲中行偃何自而知乎明是素昔結交故爲之解說耳齊靈之乘間爭伯有以也

晉號世伯諸侯服從久矣齊國亦在宇下只一不討衛罪齊靈

便起而爭之可見地步越占得高越絲毫差錯不得晉人不討
衛罪固有起人爭伯之端然真能爭伯之人必從伯國之所應
爲而不爲者始所謂倡義以服人也齊靈果欲有霸當以討衛
取名乃計不出此而興伐魯之師又欲殺久立之儲君而立嬖
人之子悖理滅義莫此爲甚所謂南轅而北轍矣豈不可笑故
終致晉人之討而幾至于敗亡也

晉厲被殺已隔年多如果爭訟冥間何至平公之時方纔發作
如不必訊供定罪又何須將荀偃追至訟廷旣已追攝到彼何
又無一言訊及變書之罪雖出于王者之言却未嘗及于荀偃
墜首之形却是晉厲自家動手何以冥王治獄之廷亦許人放
恣無忌若此且方在對獄此戈從何而來荀偃旣墜首于夢中
何以瘍疽尙能待于數日之後若以爲無則理亦可通若以爲

有則其詞荒忽怪誕而不足信要之當日晉厲不從長魚矯之請尙有仁心書偃竟至弑君實爲負德私心自問能不嫌然今日死期將至魂魄已離心境之所不安遂形之于夢寐巫者欲神其術故傅會以言之耳後之君子但以理爲據而勿泥其誕焉可也

只就箕遺之言樂氏之多怨皆樂氏之罪狀也負罪而召怨若此可謂世濟其惡矣然則樂祁之淫樂盈之逐皆是天道人事之固然又何怪乎

樂祁讚害樂盈之言說得有情有理蓋樂氏素日所爲實有可乘之隙也豈知其竟有不可問之隱情乎可見聽言真是難事話說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復身來追圖侯馳二十餘里方纔趕著公孫丁問其來意尹公佗曰吾師庾公與汝有師弟之恩我乃庾公

弟子未常受業于子如路人耳豈可徇情于路人而廢公義于君父

平公孫丁曰汝曾學藝于庾公可想庾公之藝從何而來爲人豈可

忘本快快回轉免傷和氣

是箇老先

尹公佗不聽將弓拽漏望公孫

丁便射公孫丁不慌不忙將轡授與獻公候箭到時用手一綽輕輕

接住就將來箭搭上弓弦回射尹公佗

卽以其人之箭還射其人尹公佗

公佗急躲避時撲的一聲箭已貫其左臂尹公佗負痛棄弓而走公

孫丁再復一箭結果了尹公性命嚇得隨行軍士棄車逃竄獻公曰

若非吾子神箭寡人一命休矣公孫丁仍復執轡奔馳又十餘里兵

見後面車聲震動飛也似趕來獻公曰再有追兵何以自脫正在慌

急之際後車看看相近視之乃同母之弟公子鱒

音專

冒死趕來從駕

獻公方纔放心遂做一路奔至

齊國

靈公館

之十萊城

今山東萊州府

靈公

儒有詩謂獻公不敬大臣自取奔亡詩曰

尊如天地赫如神

何事人臣敢逐君

自是君綱先缺陷

上梁不正下梁躄

孫林父既逐獻公遂與甯殖合謀迎公子剽爲君是爲殤公使人告

難于○悼公問于中行偃曰○人出君復立一君非正也當何以

處之○偃對曰○行無道諸侯莫不聞今臣民自願立剽○誰向痛○我勿與知可也悼公從之○靈公問○侯不討孫甯逐君之

罪乃嘆曰○侯之志隨矣我不乘此時圖伯更待何時○靈王之十四年也○原來○

人乃帥師伐○北鄙圍邾大掠而還時○靈公先立

靈公初娶○女顏姬爲夫人無子其媵○姬生子曰光靈公先立

爲太子又有嬖妾戎子亦無子其娣仲子生子曰牙戎子抱牙以爲

己子他姬生公子杵臼無寵戎子恃愛要得立牙爲太子靈公許之

仲子諫曰光之立也久矣又數會諸侯今無故而廢之國人不服後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二

異

必有悔逆個婦人倒有靈公曰廢立在我誰敢不服遂使太子光率

兵守卽墨萊州卽墨縣光去後卽傳旨廢之更立牙爲太子使上卿

高厚高固爲太傅寺人夙沙強而有智以爲少傅雖有強智終是

少傅夙沙襄公聞太子光之廢遣使來請其罪靈公不能答反慮

國甚矣將來助光爭國所以與爲仇首先加兵欲以兵威脅然後

殺光道等舉動豈此乃靈公無道之極也使人告急于時悼公

抱病不能救是冬悼公薨群臣奉世子彪卽位是爲平公又

使叔孫豹弔賈且告患荀偃曰俟來春當會諸侯若不赴會討

之未晚靈王十五年平公元年大合諸侯于泲梁地近靈公

不至使大夫高厚代荀偃大怒欲執高厚高厚逃歸復興師伐北

鄙圍防晉滅氏殺守臣臧堅臧紇叔孫豹再至國求救平公乃命

大將中行偃合諸侯之兵大舉伐中行偃點單方回是夜得一夢

夢見黃衣使者執一卷文書來拘偃對曰

既持文書來如何偃隨之不教荷偃一看

行至一大殿宇上有王者冕旒端坐使者命偃跪于丹墀之下覘同

跪者乃是程厲公樂書程滑胥童長魚矯三郤一班人眾偃心中暗

暗驚異聞胥童等與三郤爭辯良久不甚分明須臾獄卒引去止留

厲公樂書中行偃程滑四人厲公訴被弑始末樂書辯曰下手者程

滑也程滑曰主謀皆出書偃滑不過奉命而已安得歸罪于我殿上

王者降旨曰此時樂書執政宜坐首惡五年之內子孫滅絕何得絕無一言

及于荀偃厲公忿然曰此事亦繇逆偃助力安能無罪卽起身執戈擊偃

之首夢中覺首墜于前既首墜可以自專偃以手捋其首跪而戴之

走出殿門未絕王者發放如何使遇梗陽今太原府清源將巫者靈臯臯謂

曰子首何忝也代爲正之覺痛極而醒深以爲異次日入朝果遇見

靈臯于途乃命之登車將夜來所夢細述一遍靈臯曰冤家已至不

死何爲假問曰今欲有事東方齊猶可及乎臯對曰東方惡氣太

重伐之必克主雖死猶可及也假曰能克齊雖死可也此語却有烈氣亦有忠心

乃帥師濟河會諸侯于魯濟之地魯宋魯衛魯曹魯鄭魯陳魯蔡魯小邾

共十二路車馬一同往魯國進發魯靈公使上卿高厚輔太子牙守

國自率崔杼崔權天慶封齊歸父齊殖綽鄭郭最齊寺人夙沙齊等引著大軍

屯于平陰之城城南有防防有門使析歸父于防門之外深掘壕塹

橫廣一里選精兵把守以遏敵師寺人夙沙齊進曰十二國人心不

一乘其初至當出奇擊之敗其一軍則餘軍俱喪氣矣計亦可也但晉力方強諸

侯盛眾即敗其一軍也遂可以得志乎如不欲戰莫如擇險要而守之區區防門之塹

未可恃也此句却說得是齊靈公曰有此深塹彼軍安能飛渡耶却說中行

偃聞齊師掘塹而守笑曰齊畏我矣必不能戰當以計破之乃傳令

使齊之兵自須句今東平州取路使齊之兵自成陽今莒州取路俱繇

瑯琊而入我等大兵從平陰攻進約定在臨淄城下相會四國領

去了使司馬張君臣張老之子凡山澤險要之處俱虛張旗幟布滿山谷

又束草爲人蒙以衣甲立于空車之上將斷木縛于車轅車行木動

揚塵蔽天力士挽大旆引車往來于山谷之間以爲疑兵齊靈公新徵

以強以荀偃上句率宋鄭之兵軍中趙武韓起率上軍同魯之兵

在右魏絳欒盈率下軍同晉之兵在左分作三路命車中各

戴木石步卒每人攜土一囊行至防門三路砲聲相應各將車中木

石拋于壘中如以土囊數萬把壕塹頃刻填平人多好大刀濶斧殺

將進去晉兵不能當抵殺傷大半折歸父幾爲晉兵所獲僅以身免

逃入平陰城中告訴靈公言晉兵三路填塹而進勢大難敵靈公始

有懼色乃登巫山以望敵軍見到處山澤險要之地都有旗幟飄揚

車馬馳驟大驚曰諸侯之師何其眾也且暫避之方如何這等膽小問

諸將誰人敢爲後殿韋風沙備曰小臣願引一軍繼後力保主公無

虞靈公大喜忽有二將並出奏曰堂堂國國豈無一勇力之士而使

寺人殿其師豈不爲諸侯笑乎認得是臣二人情願讓風沙備先行二

將者乃廼綽郭最也俱有萬夫不當之勇靈公曰將軍爲殿寡人無

後顧之憂矣風沙備見國侯不用羞慚滿面而退只得隨國侯先走

約行二十餘里至石門山乃是險隘去處兩邊俱是大石只中間一

條路徑風沙備懷恨綽最二人欲敗其功人之心中侯國軍過盡將

隨行馬三十餘匹殺之以塞其路又將大車數乘聯絡如城橫截山

口再說綽最二將領兵斷後緩緩而退將及石門隘口見死馬縱橫

又有大車攔截不便馳驅乃相謂曰此必風沙備銜恨于心故意爲

此急教軍士搬運死馬疏通路徑因前有車阻逐一匹要退後擡出

撒手空處不知費多少工夫軍士雖多其奈路隘有力無用皆後塵

頭起處晉驍將州綽一軍早到殲綽方欲迴車迎敵用綽一箭飛求

恰射中殲綽左肩郭最挽弓來救殲綽握手止之便已州綽見殲綽

如此光景亦不動手殲綽不慌不忙拔箭而問曰來將何人能射殲

綽之肩也算好漢了願通名姓對曰吾乃晉國名將州綽也殲綽曰

小罪非別晉國名將殲綽的便是將軍豈不聞人語云莫相謔怕二

綽我與將軍以勇力濟名好漢惜好漢何忍自相戕賊乎州綽曰汝

言雖富但各爲其主不得不然將軍若肯束身歸順小將力保將軍

不死却不當正合愚意殲綽曰得無相欺否州綽曰將軍如不見信請爲立

誓若不能保全將軍之命願與俱死殲綽曰郭最性命今亦交付將

軍官罷二人雙雙就縛隨行士卒盡皆投降風涉衛只顧殺仇出氣

軍史臣有詩云郭送了兩員勇將一伎

綽最糾糾虎臣二 相逢狹路志難伸



戰軍擒將因私怨

辱國依然是寺人

州紳將結最一將解至中軍獻功且稱其驍勇可用中行偃命曹

子中軍侯班師定奪大軍從平陰進發所過城郭並不攻掠只國狹使耳

選抵陝蒲外郭之下圖兵俱到范鞅先攻雍門雍門多蘆葦

以火焚之州紳焚申池之竹木各軍一齊俱火攻將四郭盡行焚毀

直逼臨淄城下四面圍住喊聲震地矢及城樓城中百姓慌亂靈公

十分恐懼暗合左右駕車欲開東門出走圖伯之君十分出醜高厚知之疾忙

上前抽佩劍斷其轡索涕泣而諫曰諸軍雖銳然深入豈無後虞不

火將歸矣主公一去都城不可守也願更留十日如力竭勢虧走猶

未晚靈公乃止高厚督率萬民協力固守却說各兵圍城至第六日

忽有圖國飛報來到乃是大夫公孫舍之與公孫夏連名緘封內中

有機密至緊之事圖簡公發而視之略云

臣舍之臣夏奉命與子孔公子守國不意子孔有謀叛之心私自

送款于楚欲招引楚兵伐鄭已為內應今楚兵已次魚陵且夕將

至事在危急幸星夜返施以救社稷

○簡公大懼即持書至**○**軍中送與**○**平公看了平公召中行偃議

之暇對曰我兵不攻不戰竟走臨淄指望乘此銳氣一鼓而下今

守未虧**○**國又有**○**破苦**○**國有失咎在手**○**不如且歸為救**○**之

計此番雖不曾破**○**料**○**侯已喪膽不敢復侵犯**○**國矣平公是其

言乃解圍而去此出不是**○**公辭**○**先歸諸侯行至視阿齊

南府齊平公以**○**師為憂與諸侯飲酒不樂師曠宋音曰臣請以聲

卜之乃吹律歌南風又歌北風和平可聽南風聲不揚且多肅殺之

聲曠奏曰南風不競其聲近死不惟無功且將自禍不出三日當有

好音至矣師曠字子野乃**○**國第一聰明之士從幼好音樂善其不

專乃嘆曰技之不精繇于多心心之不一繇于多視乃以艾葉薰瞎
其目專以音樂遂能察氣候之盈虛明陰陽之消長天時人事審驗
無差風角鳥鳴吉凶如見爲晉太師掌樂之官平時爲晉侯所深信
故行軍必以相隨至是問其言乃駐軍以待之使人前途遠探未三
日探者回晉大夫公孫蠆來回報言晉師已去晉平公訝問其詳公
孫蠆對曰晉自于庚名代子蠆名爲令尹欲報先世之仇謀伐晉國
公子嘉陰與晉通許晉兵到日詐稱迎敵以兵出城相會賴公孫舍
之公孫夏二人預知子嘉之謀敕甲守城嚴譏晉出入子嘉不敢出
會晉師可知舊賈不能防制制越制板制乃是才短于庚沙賴水不見內應消息乃屯兵于魚
齒山下值大雨雪數日不止營中水深尺餘軍人皆擇高阜處躲雨
寒甚死者過半士卒怨詈于庚只得班師而回矣寡君討子嘉之罪
已行誅戮恐煩軍師特遣下臣蠆連夜奔告平公大喜曰子野真聖

子音名突乃將晉伐國無功逼告諸侯各回本國史官有詩謂帥臆云

歌罷南風又北風

便知兩國吉和凶

晉高精處通天地

帥曠從來是警示

時晉靈王十七年冬十二月事也此及晉帥濟河已在十八年之春

矣中行偃行至中途忽然頭上生一瘍疽痛不可忍乃迴邇于著雍

之地已知將危何不速回延至二月其瘍潰爛目睛俱脫而死墜首之夢與梗

陽巫者之言至是俱驗矣殖綽郭最乘偃之變破械而出逃回晉國

去了范匄同偃之子吳迎喪以歸晉侯使吳嗣爲大夫以范匄爲中

軍元帥代中行偃以吳爲副將代上仍以荀爲姓稱荀吳是年夏五月晉

靈公有疾大夫崔杼與慶封商議使人用溫車迎故太子光于卽舉

自正慶封帥家甲夜叩太傅高厚之門高厚出迎執而殺之太子光

同崔杼入宮光殺戎子及殺公子牙靈公聞變大驚驅血數升登時

氣絕光卽位是爲莊公寺人風沙獨率其家屬奔高唐今濟南府高唐州

莊公使慶封帥師追之風沙獨據高唐以叛獨莊公親引大軍圍城

攻之月餘不下高唐人工僂有勇力沙獨用之以守東門工僂知沙

獨不能成事乃于城上射小羽書書中約夜半于東北角伺候大軍

登城莊公猶未准信邠也難信安知非誘軍之計乎殖綽郭最請曰彼旣相約必有

內應小將二人願往當生擒奄狗以雪石門山阻隘之恨莊公曰汝

小心前往寡人自來接應綽最引兵至東北角候至夜半城上忽於

長繩下來約有數處綽最各附繩而上只管冒險不是萬全軍士陸續登城工

僂引著竟來拿風沙獨郭最便去砍開城門放獨兵入城城中大亂

且相殺傷約有一個更次方定獨莊公入城工僂同殖綽綁縛風沙

獨解到莊公大罵奄狗寡人何負于汝汝却輔少奪長今公子牙何

在汝既爲少傅何不相輔于地下風沙垂首無言莊公命牽出斷

之以其肉爲醢徧賜從行諸臣卽用工僕守高唐班師而退時

卿范匄以前番圖未渡取成乃請于平公復率大軍侵纘濟黃

河聞靈公凶信乃曰新有喪伐之不仁卽時班師早有人報知

國大夫晏嬰進曰不伐我喪施仁于我我皆之不義賢人口中

得仁善不如請成免兩國于戈之苦那晏嬰守平仲身不滿五尺乃

是國第一賢智之士莊公亦以國事粗定恐師復至乃從嬰之

言使人如謝罪請盟平公大合諸侯于澶淵范匄爲相與弟

公歃血爲盟結好而散自此年餘無事却說下軍副將欒盈乃欒廩

之子廩乃范匄之婿匄女嫁廩謂之欒邢欒氏白欒廩欒成欒枝欒

盾欒書欒廩至于欒盈頂針七代卿相貴盛無比朝文武半出其

門半媼如黨魏氏有魏舒智氏有智起中行氏有中行喜羊舌氏有

東列國志 卷之十三 五

叔虎籍氏有籍，偃箕氏有箕，遺皆與。樂盈聲勢相倚，結為死黨。貴戚

已足惹禍之端，又以聲勢相倚，結死黨于朝中，有可死之罪矣。更兼盈自少謙恭，下士散財，結各故

死士，多歸之。如州綽州、崩黃淵，箕遺都是他部下。驍將更有力士，皆

戎力舉手鈞手，握二戟刺無不中。是他隨身心腹，寸步不離的。又有

家臣辛俞、州賓州神弟等，奔走効勞者，不計其數。樂盈死時，其夫人樂

和纔及四旬，不能守寡。因州賓屢次入府稟事，樂和在屏後窺之。婦

屏後窺人最是不美之事。見其少俊，遂密遣侍兒道意，因與私通。樂和盡將室中

器幣，贈與州賓。財錢養少此之謂也。盈從晉侯俊晉州賓公然宿于府中，不復

避忌。也美人耶。盈歸聞知其事，尚碍母親面皮，乃把他事鞭治，內外守門

之吏，嚴稽家臣出入。樂和一來，老羞變怒。二則淫心難絕，三則恐其

子害了州賓性命，因父范旬生辰，以拜壽為名，來到范府乘間詆其

父曰：盈將為亂，奈何？范旬詢其詳，樂和曰：盈嘗言鞅殺五兒。其父吾

父逐之復縱之歸國不誅已幸反加寵位今父子專國范氏日盛樂

氏將衰吾寧死與范氏誓不兩立日夜與智起羊舌肸等聚議密室

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私黨恐我洩其消息嚴刺守門之吏不許與

外家相通識得珠赤近情可信今日勉強來此異日恐不得相見吾以父子恩

深不敢不言時范鞅在旁助之曰兒亦聞之今果然矣彼黨與至盛

不可不防也一子一女聲口相同不繇范句不信越是親近之人乃

密奏于平公請逐樂氏平公私問于大夫陽畢陽處父孫陽畢素惡樂氏

而睦于范氏乃對曰樂書實弑厲公厲世其凶德以及于盈百姓

于樂氏久矣若除樂氏以明弑逆之罪而立君之威此國家數世之

福也平公曰樂書援立先君盈罪未著除之無名奈何陽畢對曰書

之援立先君以掩罪也先君忘國仇而徇私德君又縱之滋害將大

若以盈惡未著宜剪除其黨赦盈而遣之彼若求逞誅之有名若逃

死于他方亦君之惠也

是惡樂驅范而其言實有大理且其議處樂盈亦得其正未為過刻不可以其私也而

概義平公以為然召勾入宮共議其事范曰盈在而剪其黨是速

之為亂也君不如使盈往築著邑

近曲

之城盈去其黨無主乃可圖

矣

主意

平公曰善乃遣樂盈往城著邑盈臨行其黨箕遺詠曰樂氏

多怨主所知也趙氏以下宮之難怨樂氏

樂書黨屠岸

中行氏以伐

秦之役怨樂氏

樂壓連中行偃之令二重罪案

范氏以范鞅之逐怨樂氏

三重概案

不是怪不得他人

智朔

得朔子

妖死智盈尚少而聽于中行程邈安于公樂氏

之勢孤矣城著非國之急事何必使子子盡辭之以觀君意之若何

而為備樂盈曰君命不可辭也

此語却正何以後日文有謀叛之事

盈如有罪其何敢

逃死如其無罪國人將憐我孰能害之乃命督戎為御出了絳州望

著邑而去盈去三日平公御朝謂諸大夫曰樂書昔有弑逆之罪未

正刑誅令其子孫在朝寡人恥之將若之何諸大夫同聲應曰宜逐

之輕輕三守斷送丁乃宣布樂書罪狀懸于國門遣大夫陽畢將兵

一個大族世臣

往逐樂盈其宗族在國中者盡行逐出收其樂邑今樂城縣樂樂樂鮐率

其宗人同州縛邢崩俱出了絳城竟往奔樂盈去了叔虎拉了箕遺

黃淵隨後出城城門已閉傳聞將搜治樂氏之黨乃商議各聚家丁

欲乘夜為亂斬東門而出趙氏有門客章鑑居與叔虎家相鄰聞其

謀鄰人得聞其謀事之不密亦甚矣報知趙氏趙武轉報范旬旬使其子范鞅率甲

三百圍叔虎之第不知後事下回分解

東州志 卷之十一 終